

新 大 陸



New World Poetry, Simonsky, Aug. 2002

詩
雙
月
刊

二〇〇二年八月第七十一期

- 廣東詩人作品輯
- 1970年以後中國大陸的
後現代詩介紹IV

目

錄

No.71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封底裡	
詩創作		
魯鳴	紅色的大雁／空山谷	1
程小蓓	獄中讀書	1
紀弦	尤勃連納	2
遠方	春有題夏無題	2
黃伯飛	洗禮	3
秦松	夕暮等四首	3
井蛙	阿彌陀佛	3
秀陶	甬道 外二章	4
向雋	一本書寄來／版畫展	4
向明	除草劑／虎籠	5
李雲楓	散落	5
揚子	向日葵	5
非馬	花市／電視戰爭	6
黃河浪	河畔觀魚／佛寺喂鳥	6
李斐	請別給我打電話	6
陳銘華	賦別／玉／遺言	7
夏野	孤島三色變奏	7
石城	一隻螞蟻	7
臧棣	細浪	8
藍亭	靜候	8
馬蘭	輕功	8
冬夢	詩的世界擴張你我同聲的呼吸	9
藍兮	童詩 二首	9
杜風人	焚詩	9
雷默	離唐朝1200年 二首	10
葉芳	象鼻山	10
蔡克霖	那個年代 二首	10
黃奇峰	香港1967／暮色	11
榮惠倫	六月四快	11
林忠成	一首詩惹起的／迷惑／遊戲	20
施漢威	雨	20
雲亮	麻雀	21
呂建春	哭聲呼叫九一一	21
張子清	小外孫抓週	21

1970年以後中國大陸的後現代化詩介紹 IV

喜 姪	愛清潔的女人	12
-----	--------	----

新鮮蟲子	小強日記	12
土豆	少年犯	12
張稀稀	在黃昏	12
阿絲	睡／唱歌	13
游離	玻璃房子	13
簡單	胡美麗的感覺／東方紅	13
陳遠	關於一次愛的描述	14
陳舊	水中的月亮	14
曾偉國	光頭的聯想之一／之二	15
歐亞	親人 四首	15

廣東詩人作品輯

劉春	生活	16
大蟲	後現代主義“瀉作”	16
凡斯	誰說凡斯無大志	17
楊克	朝陽的一面向著你	17
宋曉賢	偉人逝世	17
水玉	和平消息／鬼話	18
老刀	清潔工／羊	18
安石榴	二月(或出生)／五月榴花	18
潘漠子	骨架	19
謝湘南	繼承	19
吳幼明	1996的人們 二首	19
魏克	一場隱秘的行走	19
黃禮孩	勞動者／老啄木鳥	20

譯詩

秀陶	杜伊諾哀歌 / 里爾克	22
桑克	弗蘭克·奧哈拉詩兩首	23
張耳	Timothy Lee詩兩首	23
張明迪	鄭建青英詩漢譯	24

評介

龍彼德	沉潛與超越：洛夫新論	25
冬夢	風飛過牆	28
劉耀中	他們的詩不會死亡	28
北塔	從窗裡看雪	29
向明	詩人須機敏	32
江天	關於生態環境詩(下)	32

詩訊

詩訊	封底裡
----	-----

顧問：

紀弦	(三藩市)
非馬	(芝加哥)
秦松	(紐約)
秀陶	(洛杉磯)
鄭愁予	(康州)
葉維廉	(加州)
楊牧	(台灣)
張錯	(洛杉磯)
黃伯飛	(洛杉磯)
羅青	(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文
遠方

名譽編委：

何啟良 (聖荷西)
李雄風 (洛杉磯)
榮惠倫 (芝加哥)
馬炳威 (香港)
劉耀中 (洛杉磯)
施世雄 (三藩市)
郭揮 (丹麥)
吳懷楚 (科州)
黃奇峰 (洛杉磯)
雪陽 (澳洲)
魯鳴 (紐約)
海上 (深圳)
杜風人 (紐約)
沈季夫 (加州)

■魯鳴

紅色的大雁

我曾經說過
生命正在西下
風停的時候
你把翅膀伸出
可是，我已經走遠了

許多東西沒法分得很清
比方黑夜和白天，白天和黑夜
我不想對你再說什麼
人的路本來就是單程的

你飛起來，羽毛紅透
而我在高樓大廈裡
躲雨

你誇獎我的寂靜
其實，在你掠過的森林裡
有我熱衷的楓葉
只是長期的疼痛已讓我
把思念當作一首詩
在回味路途的遙遠中
仰望你的高度

現在，輪到你對我說話了
月亮還沒有升起
婆婆的影子
在午後的喧鬧裡
無蹤無跡
哪裡談得上美麗

好吧，雨沒了
我坐在紐約酒樓裡
品嚐從你那兒生產的美味
這樣，我看不到你的英姿
卻可以想像豐碩的麥地
以及紅色留給我的
並非一貧如洗的意義

空山谷

形狀深邃宏大
我們站在你的邊緣
試想，在你的上空飛翔
是不是能把你看得更清楚

了解全貌是很困難的
你孑然一身
至今不認識自己
人說虛若懷谷
這是不是你的見證

你是雄偉的
只有在藍天裡，你才顯露
可是每個季節裡都有藍天
你是否能告訴我們
只要陽光燦爛
我們就可以來探望你
我們喜歡你
和你有血緣關係
當然有人聲稱，你的名字
本身就是一個令人嚮往的天地
魂牽夢縈

(2002/6/1/紐約)

在獄中有很多時間讀你的詩，
一首一首看下去，一頁一頁翻過，
感覺像碗裡每日不變的鹽水煮白菜。
它們穿腸而過，能留下些什麼？

想像艷遇、咒罵親人，
無視他人手掌上的傷口結痂了又磨爛……
你慣於誇大自己的疾病，
並向全世界的朋友們傳播：
胸膛裡有瘀血、肋骨有裂縫
呼吸困難，心速也在減慢。
痛苦像大便每日從你的肛門擠出。
收藏慰問和同情就像葛郎台收藏金錢。

我努力讓眼睛看到你頭頂的光芒，
像廟裡蓮花上坐著的菩薩，
有一圈塗彩的固體射線從腦後飄出。
不用彎腰彈去落在衣裳上的灰塵，
餡餅有僧人在清晨供在桌上，
油燈裡也早已加滿香油。
這樣的景象我常在夢中賦予你，
醒來，總是一個無月的夜晚。

我不得不合上你的書，
去看阿爾貝·加繆的《局外人》。
我也是局外人，
我只是你生命中的經營項目。
如我現在像產品關在牢中，
等待人們在辦公桌上敲定價格和付款方式。
似乎這一切與我並不相干。
我和默爾索只需想一個問題，
他為什麼要殺那個無怨無仇的人？
為什麼扣動了扳機？
是陽光還是夏季燥熱的空氣。
而我為什麼還要讀你的書？
還要想方設法去搞一支筆，
在書中的空白處爭一席之地，
用來像鬥雞那樣與你爭鬥？

2002年寄自北京

■程小蓓

獄中讀書

——給老孫

他已經把對手打倒，
用腳踩住，
只要一斧頭砍下去，
那傢伙就沒命了。

這是古羅馬帝國的規矩，
每三年一次，在競技場上，
教兩個死囚決鬥，
誰贏了，就放走。

把他宰掉！把他宰掉！
看台上的貴族們齊聲大喊：
怎麼還不下手？

可是，聽哪——
“為了要獲得自由，
而把一個和我無仇無怨，
而且又是一同受苦受難的人
殺死，以供爾等消遣，
我不幹的。”

好一個尤勃連納，
真英雄也！
說著，說著，
就把他手中的武器
朝向看台那邊
使勁地扔過去……

後記：

一、此詩作於二〇〇二年一月五日，為我今春之第一篇，最後一節，非常得意。

二、尤勃連納是最喜歡的明星之一，他主演的電影沒有一部我不叫好。聽說他是個蒙古人，被好萊塢的導演發現，一下子就走紅了。那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事情，至今我還留有深刻的印象。

於美西堂半島居

■ 紀 弦 尤 勃 連 納

■ 遠 方

1. 春雨

懷春的季節
天地渴望交流
也渴望溫存
無須多久
他們呢喃處
有花開有鳥兒啁啾

2. 新綠

我童年的夢
有母愛滋潤
雖然稚嫩
卻年年賞心悅目
信心滿滿

3. 松鼠

多少長生果
掛滿那片松林
有縱身跳躍的精靈
穿枝越樹
細心清點著
名牌商標
就繫在尾巴上

4. 遊雲

雲如我
遊蕩累了
也想家
於是滂沱飄潑似盆
於是淅淅瀝瀝迷迷濛濛……
全是他回家時的感受

春有題夏無題

5.

有人磨刀霍霍
守在門口
等機會下手

6.

蟬藏臥葉底
唱高調

7.

貓居然還穿著皮襖
狗兒訝異得
直吐舌頭

8.

靈感想體驗生活
可一不小心
就失足在熱鍋裡

9.

瘋長的歲月
三四十歲的女人
才趕得上

10.

天空
光滑得像孩子的屁股
焦渴的人們
巴望他尿一泡

11.

好大一個孵化器
無論卵生胎生有性無性
紛紛應運而出

寄自聖彼得

所謂“火的洗禮”
所謂“水的洗禮”
所謂一切一切的洗禮……

我絕不譏諷
任何遵守洗禮的人
我尊重每一個人的
個人尊嚴

“新浴者必振衣”
“晞髮高崗上”
在恆河裡每一個
浸浴的軀體
都有一顆要清潔的心
清潔如山谷中
雨後的青松
霜後的籬菊
風中的勁竹
不是偶爾之間來這麼一次

我頂拜 我膜拜
我合什在我的心中
我在眾人前 我在私室裡
我口中吐出的每一個字
都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不帶任何楞楞角角
我依，伏，地軸的旋轉
日日迎接煥發的陽光

雨露的洗禮 滋潤草木
四季的洗禮 調劑心機
我分分秒秒的洗禮
來自運灑清靈的大氣

2001年寫於國殤紀念日前夕，收看長凡兩小時之《珍珠港事變記錄片》之後。

■黃伯飛

洗禮

■秦松

夕 暮

山在吾之足下
日在吾之背後
星月左右 周而復
始 還不急於
西下

連體嬰

生死與共 由誰
選擇誰？

附言：近閱報載，需要割離的連體嬰，世界各地何其多。生命的磨難出生即開始，於幼嬰的身上，乃有此疑問。割離後之個體，誰生誰死還未可知。

足球賽

球眼之糾纏於賭門上
草場 歡狂與悲喜
戰火外的戰火亦然
2002 20 02
2020 00 00
草履金足 冷眼怒目噴血
而起 鳥翅破蛋波一場
風月水土的頭足消長

七月三日

妻從對岸來電話
彼岸之熱一如此岸
點亮四十支燭火於

■井蛙

阿彌陀佛

一句
無量的光明
似你指縫中的水滴
濕我
靠近了
徘徊的
足尖

芭蕾響在
有限旋轉
無限對立的
圓

我乃圓外似笑非笑
的觀者
似笑非笑圓內的
沉思

2002年寄自香港

熱中之熱
熱中慶生夢亦可圓
此岸午夜彼岸日午
夢隨吾夢樂以汝樂
獨立此岸彼岸皈依

餘話：七月三日吾近婚妻之生日，她在原鄉，吾在他鄉，生日不在身邊，書此數行以寄。

2002年七月四日在紐約

■秀陶

甬道 外二章

這條兩百多尺長的甬道兩邊各有十來戶人家，每戶有一扇門開向甬道，沒有窗。多數的時候多數的門都關著。要不是每隔十來步上方便有一盞小燈終年亮著的話便會是全然的黑暗。有時也有一兩戶人家把門開幾寸來透氣，那時這戶人家特有的氣味便暢快地流入甬道。即使所有門都嚴關，烹調的氣味仍能滲入。如果你有幸在午餐或晚餐前後穿越甬道時，你便能享受到一席嗅覺的盛宴。當然僅能嗅而不能嘗也即是味覺的苦刑。這家爆蒜，那家煎魚全都暗合廚下生蔥熟蒜、鹹魚淡肉、快炒慢燉的原則

一隻小蟑螂自一家入贅另一家也暗合某些原則

篩

她把粗細不一的我們鏟了一些放在她的篩子上之後，便熟練而輕巧地搖動起來。隨著她的節奏我們都不由自主地滾動，彷彿一大群人繞著一個圓形運動場賽跑一樣。細小的粒子穿過篩孔，下雪樣落在下面。大雪停止後，我們這些留下的粒子也都停止了奔走，氣喘喘地大家都納悶地互望，沒有人知道我們是被選取了還是將被拋棄

露台

時裝店百貨店都有衣衫掛在那裡，它們也鮮艷、畢挺。但它們愛大聲嚎叫，叫著要求注意，要求變現。它們缺乏心肝只是一些空泛的漂亮；一些期待交易的整個商業行為中的一個環節、附件。看那邊露台上幾枝竹竿穿著的那些衣衫吧，朝陽下輕風中它們只是微笑著約略地拂動。一家人集聚著，戶口簿一樣地掛在那裡。一家成員的長幼、身形、喜好乃至個性都大大方方地呈現著。晨風把清潔劑的微香播散著，要是你能自那件極小的棉褂上聞出隱隱的奶香來也沒有什麼稀奇

July 10, 2002 L. A.

■向雋

一本書寄來

我打開書 誰
和我在一起薄薄地寫詩
如果不是因為一個朋友
如果不是因為一場煩惱
朋友來了 我們中途下車
被一塊廣告牌指引
走了大約兩站地多一點 超市
在一條街巷深處 欺騙
都忘在一場酒裡了 超市
並不是什麼都有 你不可能
買到你所要的 有的人並沒來
書已進行到第3個理解課

版畫展

用一幅畫表達 刀刻出來
木板在說靜靜的黎明
有兩種方式 聲音從各種樂器中
發出的音效 要求
和一個人的情緒有關 另一種
聲音 從一些文字中出逃
他們害怕表現聲音
只是書寫本身 還有叫做
詩的那部分 一個字和另一個字
別傷害他們 就像刀的劃痕
在肌膚上 在女孩的眼神裡
在老人的傷口上 又說多了

2002年寄自北京

■向明

除草劑

那種荼毒絕對勝過萬首歪詩
遠比幾句濫情的喊話標語可惡
更行更遠還生的草芥尤其遭忌
惟恐綠色會包圍醜惡的城市
乃狠心遍施毒霧使其連根同腐

而今證實對土地放蟲多麼不智
不但永遠污染湄公河水陸兩界
釀成生態劇變，果不結實
更且破壞子宮孕出畸型胚胎
禍延中南半島世代疲弱的子嗣

——三月底訪越南，參觀越南
戰爭罪惡紀念館，見美國人於越戰
時遍洒除草劑屠殺越共慘狀有感。

虎籠

我是一隻吊睛白額虎
沒被武松飽拳打死
卻罰站在應該關我的鐵籠上
虎視眈眈的
走來走去

不要奇怪
沒有關虎的籠子裡
卻關了一個骨瘦如柴的
奇女子，他們說
她是一個頑固的解放戰士

我是虎，在籠外走來走去
貪看籠中可望不可即的食物
不解的是
那籠中女從來不站起來

■李雲楓

散落

所有的聲音都墜落下來
我們知道一個人已經死了

一個人死了
所有的記憶都會腐爛

能夠腐爛，可以使一切不再存在
使身體變輕，使生命重新變得快樂

使我們可以重新走得最快
可以使聲音重新上升，重新變得明亮

也可以使一些聲音再次墜落
像通紅的春天，像一個謊言

像我們所有人都知道的
像我們用一生來獲得的

我們知道我們死了，卻無法使別人相信
我們向四周散開，一片烏黑的頭髮

我們墜落，自高空撲下
我們只能響最輕的一聲，使細胞
在寂靜中破裂

2002年寄自北京

一點也不在乎
籠外我這身不由己的餓虎

註：虎籠是越戰時囚禁被俘越共的一種酷刑。在關重刑犯的囚籠上方，放一隻老虎在上面虎視眈眈的注視籠中犯人。犯人一站起來即會被老虎伸進的爪子抓死或抓傷。在越南胡志明市的戰爭罪惡紀念館即有一虎籠在展示。據告在越南崑崙島有一百二十個這樣的刑具。

■揚子 向日葵

向日葵像金色的音符
站立在草原上
隨著風的優美的節奏
快樂的左右擺盪
從東方到西方
她終日追隨著太陽
金色的溫暖和光明
多麼令人嚮往
一分，一秒，一時，一刻
她從不迷失方向
不貪戀蜂蝶的纏繞
不希求精緻的花房
在太陽不斷的愛護下
種子逐漸成長
嫉妒的秋風終於來到
偷走了她金色的衣裳
貪食的小鳥也不甘落後，
將她的牙齒逐漸啄去
她變成一個黑色的骷髏
站立在秋天的草原上
連稻草人也嘲笑她
她失去了以往的同伴
種子幾乎全被鳥兒啄完了
只剩下最後一粒躲在花瓣裡
幸好一陣狂風吹來
將她連根折斷，倒在地上
她枯黑而憔悴
全身沒有絲毫力量
但她卻盡量遮蓋那最後的種子
用腐爛的葉子供給她營養
但願明年春天到來的時候
那種子能生根發芽
再次接受雨水和陽光的滋潤
快快的向上生長
再次開出美麗的花朵
追隨那金色的太陽

2002年寄自加拿大

■非馬

花市

萬紫千紅中
一隻金色的蜜蜂
營營嗡嗡
對著一朵
淡得不能再淡的黃花

還沒有買主呢
這隻蜜蜂
卻已在過去
與未來
在廣闊的土地
與深似侯門的花瓶間
疲于奔命

那支微褐的
尾針
在燦白的陽光下
欲吐還休

電視戰爭

槍口緘默
炸彈拒絕開花
聲音不再脫口作秀
愛恨交纏的連續劇
被活生生斬斷

攝影機找不到焦點
熒光屏一片漆黑

遙控器被深深藏起
在某個遙僻的角落

■黃河浪

河畔觀魚

一、
漫遊淺水的小魚群
如浮在舒展的畫幅中
你的手一指說
看，牠們多快樂啊
小魚兒卻嚇得一哄而散

其實那手語想表示
你不會撒網或垂釣
然而魚怎能分辨
拈花的手
與持刀的手有何不同？

二、
扭腰浮出水面
陪人在河邊散步的那尾魚
頻頻翕動圓唇
想喚人下水同游嗎？

等待，三閘大夫的後代
無法在陸地呼吸時
就跳到水裡去
跟著你，做魚

佛寺喂鳥

如水的晚鐘將樹澆綠
我在樹旁種植自己
舉臂為枝，伸掌為葉
請山中的飛鳥來歸

群雀猶疑逡巡間
一小鳥輕輕落在掌上

■李斐

請別給我打電話

——給一位芝加哥朋友

“喂！朋友”請別按妳的手機
給我掛長途留言或電子傳書
縱然我熱烈渴望軟軟淙淙
妳聲音遠方響起在我耳邊
想想科技進步許是本能退步
太多工具利用在日常生活忘卻
靈鷲山悟者傳授我們的契印
所以請妳溫習讀心與傳心之術
妳的聲音就可以從風中傳來
高低頻率我懾心就能夠聆聽
妳的慧視也穿透城市的高樓
密支根湖畔御晨霧繞繞升空
無罣礙的心無處不在幻化漫漫
水湄赫遜河堤岸我收到密碼
灼熱夏陽中我感覺有妳的體溫
我知道妳不抹香料花露
憑妳的體臭引路生活在城市
與城市之間的街道沙灘山坡
夕陽未盡時刻找到妳
在原始時候我們本來就有
“喂！朋友”軍荼利尼宇宙力量

2002年6月18日紐約

以瘦爪握指，從容啄食
覷人的眼神似曾相識

我在雲中見過你嗎
你竟已確認
我也是被鐘聲灌溉長大的
一株菩提樹

2002年寄自夏威夷

■陳銘華

賦 別

分手時
車鏡裡的眉筆和唇膏
怕已難理出一張臉來了

而今天的雨特別California
你還向我要回了
所有的吻

2001年二月十四日洛城

玉

如果我是那塊石頭就好了
不必再作俯仰天地的姿態
冬暖夏涼 軟肉溫香
日日安詳地聆聽
你若若有若無的
心事

2002年四月廿七日洛城

遺 言

我的詩便是了
寫在水池邊的水漬
迅即升起時間的軀殼
可解或不可解都毋需實現
歡樂的讓你們分享
凄美的隨我
死於異邦

2002年七月四日Bakersfield

■夏野

孤島三色變奏

之一、腥紅

夕陽
血染的腥紅漸漸墜海
餘暉收攏著雄風
又沉重又心痛
反叛著的鍾愛熾烈

反叛著的讚歌虛空
舉頭遠眺
繁星凝聚著美麗的思絮
不朽的愛仍在
向創造之源的光芒膜拜

之二、墨黑

子夜
澎湃著墨黑的狂濤
舵手扭搖無言中
風浪裡漂泊
波上波下黑幻瞎火
望不到星星慧眼之路
天涯獨語：
血的痛恨，心的懺悔
東方何時日出？
——無往不通的港口

之三、羽白

黎明
撩動一角羽白的霓裳
白浪成串
千萬道閃光攪攏著夢魂

■石城

一隻螞蟻

一隻螞蟻，一隻螞蟻舞動兩根
細細的觸絲，
表達出微小的憤怒。

在這座城市的腹地，螞蟻登上一顆透明的沙粒，
打量著人類腳掌的高度。

只有螞蟻才能確切數清
我們究竟丟失了
多少東西。螞蟻奮力舉起一粒飯，

像一匹小小的馬，
疾馳在傍晚的風中，
沿途留下不易察覺的痕跡。

在世界的縫隙裡，螞蟻把生存
縮到最小，
而把生命放到最大。

2001年寄自福建

沖激累累傷痕的礁石

熱切的波濤緊緊貼著臉
實話實說：
遠古神話女媧補天
亮堂堂的靈魂與血肉
把匍匐的黑夜一掃而光

2002年七月一日於紐約康尼島

■ 臧棣

細浪

在我和四隻小松鼠之間，
約有三十米寬，一排浪
從綠蔭的小毯子下醒來，
細得就像顫動的跳繩。

曾經被死死捆住的東西
就這樣溶解著，
溶解在細浪舉出的例子中。
而這樣的聽證會並不是每年都有。

又一排浪更細，澄清了
一尾鯉魚的來路，
它無辜于慢悠悠，就像我初戀時
寫過的一封笨拙的信。

被催眠的事物看上去
就像是征服了，而我受困于
什麼是贏得？與自我爭論時。
我記起了我是如何被再次捆緊的。

另一排浪則細得需要
撒上一點碘鹽。
我推敲著你留下的種子，
它們預言了隱蔽的豐收。

岸上，橄欖樹的樹葉
正洗著一副好牌。偶爾
我們也有機會加入進去，
出牌時，你的手像隻跳進水裡的
青蛙。

2002年寄自北京

■ 藍亭

靜候

想像瞬間：
短暫，退回遙遠故地
靜聽內在旋轉的溪流

放下朗誦與激情
凝固，持續向內注視
靜候洶湧而出的旋律
放下沉重的呼吸
逐漸淡忘自我

淡忘過往人群的疲憊，
淡忘史書，淡忘思考混沌
放下堅持，盤坐
靜候靈魂的普照

退回生活，
放下懷疑與困惑
淡忘虛擬的理想與假設
淡忘悲傷和懷念

放下傲慢的博學
靜候暮色，猶如晨光

悠然入睡，
在交錯紛雜的城池之中
淡忘準則和教誨
淡忘世代相傳的責任
只有靜候：

沒有疑慮的退守
沒有期待的停頓

■ 馬蘭

輕功

我睡在床邊
練輕功
如失去平衡的風箏
在一種姿勢之間尋找色情

那時候
我們眼看著風箏墮落
急忙丟下左眼皮

為了輕功
我們喝了太多的米湯
那股雄心壯志
讓幸福大道
避孕

渴望目睹死後的面容
在最後一分鐘
我們燒火

雲朵從後背飛出
是多年前的輕功

2001/3/8

一切進入的，
和一切逃出的
都不再有
衰老，或死亡的痕跡

哪怕靜候的，
也僅有靜候本身

■冬夢

詩的世界擴張 你我同聲的呼吸

——重逢方明

別說分離不是戰火當年迷失的傷口
別說重遇非因時間激痛過後的癒合
我們

最終堅持唯一對詩的信仰虔誠

無怨無悔

敢對

宇宙的赤裸

風張雪揚的天空

告別大地的母親

花在瓶中難免寂寞騷動於小小的止水

若你如我

悲聲時流下一行行潰敗的

初醒微睡那一滴叫淚

醺醉難夢那一滴該喚水嗎

涉江尋舟

詩在流轉飄泊的歲月終趨靠近

整個世界未將我們遺忘

繼而相擁我們

無休止的沸騰澎湃

擴張

彼此的呼吸

二零零二年二月·香港

■藍兮

童詩二首

媽媽帶我搭地鐵

拾級而下

地鐵站內

看圖購票

拾級而下

拾級而下

地鐵一陣風似的衝來

只停一分鐘就趕走了

平穩快 但車票昂貴

下一站是旺角

揚聲器以中英語提醒乘客

小心月台空隙

每個停站有四個出口

可到不同地區 拾級而上

拾級而上

拾級而上

走出地鐵站

媽媽說 車子在地下跑

怎能分辨東南西北

可愛的叮叮

在軒尼詩道上

沿 路上鐵軌

兩層高的車頂

放風箏般牽

電線跑 叮叮

這是 島

最古老的載客

交通工具

叮叮

■杜風人

焚 詩

管管說我是地球人，
他沒錯，是秦俑的錯。

千萬觀光客目光的拷問下
秦俑終於說出 當年
是他把自己一百首詩的屍首焚了
而驪山下坑儒谷的煙燼未熄

億萬年前冰河崩裂的仇恨
將一個朝代的風雨活埋
詩愁遂消流成一條酒河

今夜與秦俑浮一痛快大白
酒浮秦俑於一片血書的竹帛
沉浮煙硝味兒的詩屍首
浮我成一孤獨的漂島

2002年五月一日西貢孤獨島

媽媽管電車叫叮叮
叮叮走路挺斯文
從不切線爬頭
只是盡忠職守
為廣大市民服務

這 儘多裝有冷氣
行走快 的計程車
城巴 小巴和地鐵
但仍有許多人
喜愛叮叮
乘叮叮最便宜
可愛的叮叮

■雷默

向前，離唐朝1200年

前，後

前進，後退

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

誰在說，歷史的車輪擋也擋不住

前，奔向何方

後，退至哪裡

誰活在過去？

誰死在未來？

太陽，星辰

花影重重月西沉

狗跑在前面

砍柴人回到村莊

782年，927年，1536年

2001年，2208年，2917年

生命在漂移，桃樹在開花

漢高祖64代孫子叫喊著：

賣狗肉嘍！

從南京到揚州

在三月 春色更深

從南京出發 驅車

一級公路上 風煙滾滾

前頭的前頭

桑塔納跑得飛快

還有大客車 從左到右

最歡的是那些驢

■葉芳

象鼻山

你累了吧

遠離熟悉的山林

失散了同行的伙伴

跋涉過千山萬水

默默佇立於

滴江之岸

你在思索甚麼

是迷戀眼前碧波盪漾

還是在懷緬

流逝的時光

汲一口甘涼的清泉

洗滌那

染滿風塵的心窗

在紛擾的城市中

你是否正屏息聆聽

萬里關山外

原野的吶喊

2002年寄自夏威夷

在兩旁 拉著糞球

大片大片的麥子

朝遠處倒去

誰能聽見

隔著灰色的玻璃

整整一百公里

轉眼間 已經向西

2002年寄自南京

■蔡克霖

那個年代

那個年代

天是紅的

地是紅的

年代也有名字

叫：紅海洋

紅海洋

流淌著

流淌著幾代人

鮮紅鮮紅的

血漿

一生的眼淚

那一天裡都流乾

一生的眼淚，那一天裡都流乾

一生再沒有眼淚

那一天裡都已經流乾

我仍戴著這樣一付舊眼鏡

它的反光，一直儲存並且願意作證

還有正直的友人和那盛滿淚水的小屋

再不願將那往事提起

而往事常常提著我

澆灌那首仍成活的浩歌

2002年寄自南京

■黃奇峰

香港 1967

我出國前在扯旗山頂的瞭望

這香爐峰的內裡和外在都跟一水之隔的祖國不同：山頂飄著米字旗，海湄矗立著歐化的大廈，洋輪上走下高大腫脹的、棕髮藍眼的洋人。忽然看到遠處冒起了白煙，一種義和團式舉起火把又被撲滅所引起的羞辱，炙痛我的心。

刻意扭曲歷史的洋紳士，告訴我這峰這山如何因戰爭易幟。他的語氣在傲慢中帶著無限優越感：“上海赤貧了！香港，在米字旗下，才有今天的繁榮！”

入夜後的香港，醞釀著大規模的燃燒，要燒成熊熊的紅色。我們沒下山，那強作鎮靜的紳士仍臉帶傲色。忽然一陣白煙升起，整條街渺無人跡，祇有荷槍實彈的軍警，一種火把被撲滅的羞辱，炙痛我的心。

暮 色

黑影漸漸逼近
一雙黑掌籠住了山巒
大地瞬時窒息了
眼白一翻前面就模糊起來

帶著驚悸走入陋室
壁上閃動的光影
……人間事事不順鬼魅的排擠
燈下一副老機器
軋軋的響
……心不能靜
書桌上一行行的詩句都凌亂錯綜
不能入目

■榮惠倫

六月四帙

之一/ 頓悟·詩的要津

且將 六朝的爭寵脂粉
拂袖成春泥的落英滿徑

笑談 羈旅的萬般熱懷
簇擁著夏潮的澎湃拍岸

註：初夏拜訪詩人非馬前輩私邸，辱承泡壺溫熱香片，並一語道破寫詩迷津；遂塗於領謝歸途中。

之二/ 愛兒景淳高舉的橙披肩

燙烘烘的陽光
親炙肌膚
黃橙橙的披肩
亮麗 慶典上
你的黑袍

龍蟠必然虎踞
縱深學海 蕩槳無涯
蓁莽未闢
大地如此歡容
原始的讚美詩

之三/ 方帽上垂著的白絲帶

不含活性植物精華
那絲絲美白 青春動線
原始著十二載寒窗的喜悅
夏 畢竟年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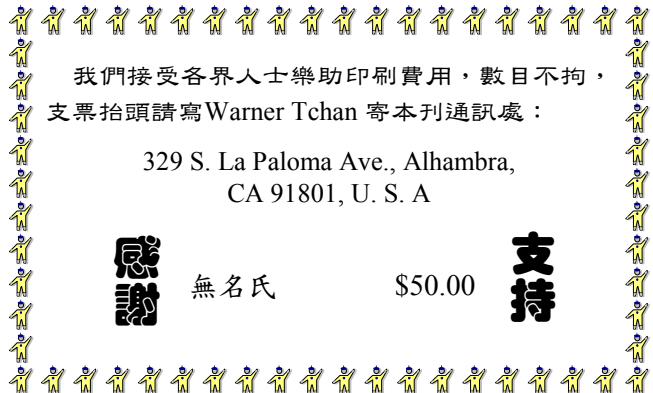
好好犒賞自己
你代言 演出
唱著主角的時刻
那首驪歌

之四/ 從aol切換msn

當亂碼在對話中抬抬槓
所有的認知和感性
都跟進按動滑鼠
跳票 或土石流

一場祭旗洗牌後
再度上市的中文繁體
Big 5 迷彩裙
都穿透豐盈 一擺一擲

在視窗的伸展平台上
明瑩光潔



1970年以後

——中國大陸的後現代詩介紹(IV)

組稿：劉川·歐亞

我更願意把大陸的1980年後出生的年輕詩人列入這個專欄，原因是：寫作風格、目標、理念的大致相同，80後只是70後的延續與發展，本欄目的是介紹新人，所以我在欄目的最後一輯中把幾個80後作者也拉攏來，幫我忙的是優秀的70後詩人歐亞，感謝他，同時感謝《新大陸》對新語言群落的關注與期望。（劉川）

■喜姪

愛清潔的女人

除了一些
前提
我是一個愛清潔的女人

比如懶的時候
我通常是
看不到髒

比如忙的時候
我一般是
拖延到明天

比如煩的時候
我有時會
無暇顧及

比如今天
我在想

也許馬上就搬家
再說吧

即使到處是灰塵
我依然是一個
愛清潔的女人

■新鮮蟲子

小強日記

2月6日 晴
今天天氣真好
太陽照了一天 也不累
我早上起來
小雞跑到我的床上來了
啄著我的臉
好癢
我喜歡小雞
她有黃色的小rong毛
暖暖的
她小的時候是一個蛋
我小的時候就不是
晚上
媽媽把小雞的媽媽殺了
我們吃了她的屍體
真香啊

■土豆

少年犯

在這樣一個冬天
我感覺到寒冷

在這樣一個冬天
我坐在木墩上 看見
一只兔子舉起一把刀
向我砍來

■張稀稀

在黃昏

每一天夕陽西下的時候你是否在想
一個人

透過花草和花草後的玻璃
看到路的盡頭
那個人就在路的盡頭
他是沒有升起的夕陽
而山川依舊，樹木依舊
江河環抱著他們

在這種想法裡
城市已是暮色一片
不久就會什麼也看不見了

■阿絲

睡

多少次
窗簾亮起來
又暗下去
世界像一面大鐘掛在窗外
屋子裡的人熟睡如一顆種子

唱 歌

許多人抱起了吉他
更多的人喜歡唱歌
從小到大
我們歌唱
都是別人的歌
可是，我們唱的時候
像是唱自己的歌一樣努力
當我們真的
有了自己的歌時
我們唱的時候
卻沒有那麼自信了
彷彿它注定
就不可能
是一首好歌似的
我們唱了幾遍之後
就把它忘了
喉嚨裡又傳出別人的旋律
直到我們失去
歌唱的能力為止
而無論我們所唱的
屬於誰
我們從來都沒有聽眾
我們天生就只能做
別人的聽眾

■游離

玻璃房子

世界逐漸成了玻璃的
讓我看見自己慢慢被吞噬
我可不願就這樣死去
化為一灘水

人們讓我在裡面靜靜呆著
其實我聽不到聲音，我只看見

他們各自的表情和抖動的嘴唇
這景象就像一場啞劇

■簡單

胡美麗的感覺

1
走下破舊的樓梯，她揮了揮
身上的塵土。她忽然感到
腋下有一絲涼意，她抬起了雪白的手臂
噢，一點失誤。匆忙中拉鎖竟未拉上
這使臻于完美的她，有一絲不安
但旋即就消失了。她麻利地
把它拉上。

2
這旗袍是去年做的，現在看來
有一點小了。她能感到
她繃緊的乳房，很不自由
但她想到了挺拔，她想到了山
她想到了“沒有什麼大不了”的
賣豐韻丹的廣告

3

月經是昨天開始的，她很想知道
為什麼提前了，但她羞于問她的男友
更懶得去了解，那一大堆性知識
她想，只要不懷上孩子就行
而現在，她停了下來，她遇到了紅燈
她站在十字街頭，她出眾的美
像狂風一樣刮過一些男人
貪婪的眼神

4

空蕩蕩的商場好像一個厭食的胃
面對下滑的經濟，她並不感到恐慌
讓她恐慌的是，她該用哪一種香水
哪一種更性感的內衣，把一只蟲子
牢牢地吸引

5

黃昏裡，她疲憊地返回了宿舍
破舊的樓梯，曾扭斷她的鞋跟
三次，她得加倍小心，她得避免這些
人生中的小錯，那個與她打招呼的
眼鏡，迅速撤向了黑暗，她認識他
一個對她有點意思的膽小的男人

6

做完面膜後，她躺在沙發裡閉目養神
她聽到電視裡一對男女在調情
“噢，疼”——她也感到了
但不是這種疼

東方紅

1

東方真的紅了
毛澤東躺在草屋裡只聽到了一遍雞叫

2
他起床後並沒有洗臉並沒有刷牙
他只是跑到屋後尿了一泡
別以為後來的領袖在當時不尿急

3
鳥兒開始叫了起來
鳥兒在當時還不知道階級仇恨
“商女不知亡國恨”
當一滴鳥屎落進毛澤東的碗裡時
我不得不替他這樣想

4
又潮又濕，躺在乾草上
依然避免不了疥瘡的產生
蚊子也不像話，一口一口地咬
更可恨的是關節炎
讓日後的江青在延安時老是害怕變天

5
“雖然子彈只有一點點
但是，我們有青春，我們有熱血
我們有蘇維埃和列寧”

6
“城市包圍農村還是農村包圍城市？”
他抽著從國軍那裡繳獲的雪茄煙
緊皺著眉頭，謹慎得像做一道
生與死的單選題

7
樹影西斜後又東斜
石凳上的沉思
怎驚起那蔣介石一床錦繡的夜色

8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像一個便秘者，他終於站了起來
隨手用土兒吧嘰湖南話
沖洗了一下中國這個大馬桶

9
黑暗是這麼的黑
所以要有星星
萬物都有對立的兩面

10
雞只叫了一遍
東方就真的紅了

■陳遠

關於一次愛的描述

在城市裡活著的人
缺乏愛，但是不缺乏女人
他遵守自己的內心
但是拒絕別人的理解
是一次偶然的相遇
使他決定要有一次遠行
在這裡，他必須逃避使用某個詞語
必須隱去一個女人的名字
那個女人，在某些方面和他相似
比如：迷戀肉體
他說：小女人，你是我的
要等我，等我過去看你
然後，嘿嘿
她說：我是個嘴大的女人

他的放蕩使她不安
並且，吸引她的
還有另一個肉體

她說：不可以
但是她的態度並不堅決

他的不在意，他的不羈
另一個男人的肉體
讓她曖昧，讓他也曖昧
如果他接受
意味著一場開始

但是最後，她說：再見
他說：再見

■陳舊

水中的月亮

一
在黑暗下我抖掉一地的眼睛
現在我可以虛無以進入鏡中

二
比如書本，比如女人
你想不到我的身體這麼薄
在智慧與解構之中，找不出
更圓的東西。我屬於殘缺的一代
嘴唇被默默隱去。而路途遙遠
我看起來多麼微觀，像顆不經意的
藥片，在空氣中摔成了兩半
隔著精神對話直至安眠自己

三
我的白天就是黑暗，我的黑暗
就是勉強的光。“面對母體吧！”
這樣可以為顛倒的生活找回向心力
但我知道，別指望會像轉盤一樣

甩出幸福的密碼，也別指望
鏡中的皺紋移到水面上消逝。

四

我在的地方從來沒有人活過
許多年了，水鬼的指甲仍未找到
雖然我保持了形狀，但死亡
從來不是我的實體。一切都已經
夠了

因為你從不讓我看見太陽
漂泊的家裡打不開窗戶
我形同遭照被囚禁在被遺棄裡
彎刀片霸佔著美麗和脆弱
割傷自己不用轉身。

五

而我的厭倦長出水來，適應
遠觀的純潔，有時我看起來
多像一把被命運收斂的傘。
但你為何不投石問路？我其實
是從不破碎的深淵，曖昧的笑容
盛不出更多的修辭，但已令人窒息
你看不出嗎？這個世界夠沉重了
我拾不起一顆眼睛為此哭泣

■曾偉國

光頭的聯想（之一）

大一時，我理了個光頭
為了讓自己更酷
我在白色T恤上寫著“讓我沉默”
然後招搖過市
現在再回首那段歲月時

我禁不住又拿起畫筆東塗塗、西畫畫
但不是在白色T恤上

因為我的那件T恤早已被好心的母親
用很多洗衣粉洗乾淨了
看她那麼辛苦地洗掉那幾個字
我只好把“讓我沉默”寫在雪白的紙上
然後拿給和我同樣沉默的人看

光頭的聯想（之二）

烏青理了個光頭
何小竹說也要理個光頭
有趣的是，小竹的老婆
只允許他理個平頭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區別呢？
他們兩個都是詩人
他們兩個都在成都
我想是不是一個老了
一個還年輕
我摸了摸額頭轉念一想又不是
那是什麼呢？
今天早晨我終於找到了答案
迎面而來一個陌生的光頭
望了望他泛著白光的光頭
我想起自己當初招搖過市的情景
急忙摸了摸自己的腦袋
——頭髮還在
原來，何小竹的老婆也是這樣
只不過他急忙摸的
是他老公的腦袋罷了

■歐亞

親人

一只貓
看著我上樓
它坐在商店房頂
像一條狗
我有點不安
它就這麼盯著
像一個嚴肅的親人
它似乎經常
看著我

一面特別髒的牆

我坐在床上
安安靜靜地看
陽光洗著
骯髒的牆壁
這面牆
和其它三面牆
站的時間一樣久
它們構成了
我溫暖、體面的囚房
我讓它們
變得骯髒
現在牆上的種種污漬
像瘡疤
睜開了眼睛
陽光流下來
像膿水

愛情

如果我要安全地走到對面
如果路上有個坑
如果我繞開
如果我掉進坑
如果我爬上來
如果你還在對面
那麼
我嘴裡含的泥沙
是不是叫愛情

水流進水池

水流進水池
這我們可以看到
再流進下水道
這我們可以猜到
我們不會想得更多
水繼續流過我們的手
流進水池
流進鍋裡
如果有一天
流不下來了
我們會不會問
水都到哪兒去了

●1970年以後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的後現代詩介紹IV

廣東詩人作品輯

■劉春

1974年生於廣西歧路村，曾用筆名西岩。1991年起在全國各報刊發表詩和小說，作品獲選入多種詩選。第二屆網絡文學獎和廣西最高文學獎“銅鼓獎”得主。現為桂林晚報副刊編輯。

生活

說出這個詞，天色就暗了下來
舊相冊收攏飛翔的翅膀
哦，這是八月的鐮刀，這是血，這是一段感情的慘淡開端。主角
是一塊風華正茂的岩石

稻草已經燃盡，雪花撲向
獨居者的屋檐。有人在暗中寫字
他寫下“恨”，他所暗戀的
女人就永無寧日，而他寫的是“愛”
隔壁傳來了幽暗的燈光

另一些時候，他說出“沙漠”
大地上仍然花草遍野，說出“洪水”
與此相關者卻永保平安
“唉，時間的美容術……
上帝賦予每個人同等的才華。”

無端受控的人也有無邊的想像：
大風收拾黃葉，凌亂的書卷
自動歸位，老照片閃爍溫馨的色澤
一樁半個世紀前中斷的約會
在兩篷飄揚的銀髮中間繼續進行

惡夢中走來的人，不會顯露
事實殘酷的一面。從童稚的聲音
你看到時間的魚尾紋，從一些人的生

你看到死，而這只是
一閃念間的事情

是時候了，它展現神秘的容顏——
“設計事件的人，事件給你設計結局
你給我以詛咒、以蔑視、以無所事事
我給你近視、失語、恐怖的白日夢，以及
越來越佝僂的腰身……”

■大蟲

原名湯正元，江蘇淮安人，現居河北。
在世界各地報刊發表詩作，係世界詩人協會會員。

後現代主義“瀉”作

你喝的是社會主義下流的水
你拚命的瀉 你的經驗
來自張富有彈性的嘴
和那合併作戰的喉嚨
你瀉出長江 黃河 五嶽華山
你的臉像猴 屁股 你那連天地
的嘴 像產婦 的陰道 像風像雨
像一隻飛舞蜜蜂……
你瀉出第二個太陽第三個月亮第四個
和尚第五個尼姑……第九十九朵玫瑰
……第一千零一夜晚……
你興奮你孤立你向上你無助地地地地
瀉 瀉你的槍你的炮你的傷你的痛
瀉 你的父親和你的妹妹
瀉你的母親和遠在異國的表叔
瀉你想不到的和看到的
瀉你沒有的或擁有的
瀉你的敵人與朋友

那是最後一次
我遇見 你 死在
你死在自己寫過的地方
可能自殺或被殺

我是來找你算賬的

■凡斯

1958年生於廣東。1975年與冰峻等人組成文學團體。曾創辦民刊《綠洲》、《原創性寫作》，參與主編《現代人詩報》。有詩被收入多種詩選，出版有詩集《機器鳥》、《肖像》。

誰說凡斯無大志

誰說凡斯無大志
凡斯自小就是一位有理想的人
小學前我只想做父母的乖孩子
不管我如何努力
他們只喜歡小弟弟
上學後我的理想
是畫領袖像
結果把父親嚇一跳
我怎麼努力
畫出的領袖都是怪模怪樣
中學時有一段我異想天開
整天就給中央寫信
中學後我又有理想
吃飯上廁都想當作家
不是那種寫《金光大道》的名家
是神經兮兮能到俄國流放的那種
那時俄國已經沒了
只剩一個叫蘇聯的國家
我的理想啊
就是哪天能給逮住
然後流放到西伯利亞
後來是改革開放
我又有了新理想

理想一是娶老婆
理想二是給自己賺足兩萬就專心寫詩
這事後來成了老婆的笑柄
現在我又有新的理想了
我的理想是一妻一妾制
再加每週嫖妓一次
每月三次嫖資自籌
一次嫖資老婆報銷
只要我還不死
我就是一個有理想的人
我忘了一件對我更重要的事
現在那個叫蘇聯的又沒了
又叫回到俄羅斯去了
我每三週整理
一次情人名錄
該除名的我毫不含糊

■楊克

個人出版有《太陽鳥》、《國騰的困惑》、《向日葵和夏時制》、《陌生的十字路口》、《笨拙的手指》等詩集。主編編選《〈他們〉十年詩選》、《九十年代實力詩人詩選》、《中國新詩年鑒》系列等。有詩、評論、隨筆、小說入選百餘種文選，獲國內外文學獎多種，曾應邀到日本、澳大利亞、台灣等地進行文學交流。

朝陽的一面向著你

他站在烈日下
在一輛紅色出租車旁
等你
他就像他的國家
假裝
什麼事情也不曾發生
此刻是正午
連建築物都沒有陰影

你看見的只是他的外表
就像大約二十分鐘後
被端上餐桌的那隻螃蟹
有著堅硬的外殼

餐後贈送的果盤裡
有一只西紅柿
飽滿 鮮亮

當你輕輕咬了一口
你才發現 它內心是爛的

■宋曉賢

偉人逝世

這幾天，我一直在想
在江漢平原的那個小鄉村
我的親人們該怎樣
談論這個偉人

爸爸媽媽忙碌了一生
但是和老人家比起來
他們還年輕吶
六十郎當歲，正是

政治家的黃金年齡
可是對一個生活在鄉間的人
他們的生活已近尾聲
兒女的大事早已操持圓滿
然後他們就可以坐在一旁
安詳地旁觀這個國家的時運
小平逝世了，爸爸媽媽睡得早
起得也早
這消息，他們會從早晨五點鐘的
收音機裡

聽到，公雞一個勁地叫個不停
他們會這樣一直談論到天明
然後母親準備早餐
爸爸出門，到村前村後

四處走走，看看
許多人還不知道
照樣忙著自己的事情

南賢叔一早就去犁地

聽見這消息
他會不會痛哭流涕
會不會順手在稻田裡
犁出“小平你好”幾個大字？

■水玉

原名溫國，1966年生。1996年開始創作，1999年籌組九歌詩社，並創辦詩刊《守望》，兼任主編。係《詩前沿》叢書和《齊長城》雜誌編委。

和平消息

從森林新聞發佈會傳出
狐狸和雞結婚的消息
森林裡掛滿歡慶的彩旗
為了這舉世觸目的和平
和平的使者讓狐狸和雞搬進
人類居住的城市

從森林到城市
狐狸和雞走在現代化的高速公路上
城市 人類用積木
搭它們的新居
起初人類可以聽到
狐狸和雞的歌唱
後來只剩下狐狸饑餓的哭泣

積木搭的房子要倒的
高速公路也虹一樣的逝去
只有這一善意的和平消息
讓我們繃緊鋼一樣的警惕

鬼話

鬼說今天是星期二
明天就是星期一

一棵樹流著血
有人用血吸大麻

飛翔的鳥拉下的屎
髒月亮的臉

黑夜是白天 白天就是黑夜
鬼說

我想怎麼說就怎麼說
南京人我一個沒殺

■老刀

現在廣州市工作。2000年參加詩刊社第10屆青春詩會，作品散見全國詩刊，入選多種詩選本。主編《21世紀》民刊。多次獲獎。

清潔工

天亮得比酒醒還慢。
打開書，再次聽到
沙沙的響聲，那是清潔工人在
掃地。他們想怎麼掃就怎麼掃。

認為不夠
乾淨，重複一掃把。不用考慮掃帚
和掃帚之間的
事情。自然沒有什麼事讓他們睡

不著，需要半夜三更起來
看書。不像我們。他們和
骯髒的城市始終保持著一只掃帚的
距離。

羊

一隻羊，還有一隻羊，在吃草。
我已沒有放下手和它們一起臥在
草地的
願望。我只想站在這棵樹下。
你看，羊不也一樣，為了吃草，得把
頭深深低下。36歲，我什麼都
消化得了。包括俯首彎腰。

■安石榴

1972年生於廣西。現於深圳廣州兩地
棲居，從事期刊及文化策劃工作。編有
深圳詩人作品選集《邊緣》、《重塑背
景的肖像》兩部。創辦及主編同仁詩報
《外邊》一年，有個人詩集《不安》。

二月（或出生）

二月發佈我出生的消息
雨水把謠言趕出村莊
二月傳播陰晦的天氣
早早種下我今世的憂愁

多年後我成為城市的浪子
懷抱酒罐和鄉村
我用墨水痛哭二月
雨水蔑視我的悲傷

五月榴花

榴花開在五月
我搶在五月前離開家鄉

我不能面對榴花
我不能守著美麗過活

把果實歸還雨水富足的村莊
把榴花的愛情
獻給五月最乾淨的嘴唇

■潘漢子

1972年生於安徽。1996年安慶師範學院藝術系畢業。曾任安徽《白鯨》、深圳《外過》詩報主編。現居深圳。

骨 架

雕一個勇士
首先 要把骨架搭起來
要選購鋼筋，要強悍
不能學習位卑的人，彎曲的習慣
要注意比例，要唯美
高度，要有限度
與惡人要有落差
鎖定一米八
盡量鶴立，不脫離基層
盡量適合，基層的瞻仰
勇士的骨架
要長成寒梅的身材

■謝湘南

1974年生，湖南耒陽人。著有詩集《零點搬運工》，現居深圳。

繼 承

太陽的火熱軀體已經隱退
我的父親望著大山時

我也在看著他的背影
習習的涼風在招呼他銀色的髮絲
他像是站在有與無的間隙裡
對山峰孤僻的個性無以言說

閃閃的星辰讓眼睛更加模糊
惟有遠處蛤蟆的聲音顯得銳利
它是在與處女交談價錢

父親永恆的沉默像是對我的懲罰
當我的詩遭遇冰冷的打擊
詩中的懷念更加堅硬

■吳幼明

1974年生於湖北黃石。2001年主演獨立電影《黃石大道》。

1996的人們

這些每天都要碰見的人
黑夜哭泣
白晝興奮
躲在陰影裡含糊地發笑
紅色的眼睛看不見希望
我早已不是黑白分明的孩子

兩個人的遊戲， 一個人玩了

刺客還沒有來
王已經等得不耐煩了
他拔出刀
刺向自己

刺客驚訝地看著
我來晚了

■魏克

1970年生於安徽，1997年畢業於中央戲劇學院戲劇文學系。1999年調至廣州。曾任《詩歌報》、《大學生》的詩編輯。出版有《課桌文畫》、《大話校園》、《零點陽光》、《我不另類》等系列漫畫集。

一場隱秘的行走

現在 天空暗下來了 那些
大雨之前的昏暗是一些蝙蝠
在我的耳朵上行走
涼爽如一種雨滑動在我的面孔

在此之前 我是一個被捆綁的人
繩索的陷阱是我多年的殼
當我在昏暗中恢復了行走的姿勢
大街上已空無一人
我聽見我的腳下
那些從白天的人群面孔上剝落下來的
表情之殼 嘎巴嘎巴地響著
我聽見地下骨骼行走的黑暗之聲

那些多年不被觸及的丟棄的部份
是人生廣闊的地磚 瀰漫著多年的霧氣

現在 天空暗下來了
大街空無一人
我靜靜地穿過路燈昏黃的大街

我聽見往事和世界的幽暗部份
在我穿行而過的空洞裡呼嘯起來

■黃禮孩

1971年生於廣東徐聞縣。戲劇創作專業畢業。曾在中山大學、北京大學讀書。廣東省作家協會會員。已出版詩集《遠遠的雨》、《十二月的陽光》等。主編《詩歌與人》，另編有《70後詩人詩選》。

勞動者

到處都是缺乏雨水的生活

恍惚的下午 一個鄉下來的勞動者
拿著石頭 蹲下來
看一群螞蟻在搬家

教堂的鐘聲
飛過了建築群

老啄木鳥

一隻老啄木鳥
在叢林裡啄過一棵樹
又啄過一棵樹

陽光微弱的早晨
神秘的敲擊聲
使森林的黯淡散盡

如果你想知道老啄木鳥的歡樂
你就應該去看一看
森林轉過來的臉

而我要瘋狂地去生活

●廣東詩人專輯
林忠成 組稿

■林忠成

一首詩惹起的

上午第一課
我教孩子們抒情
腰杆挺直 目視前方
嘴巴張大 眼珠瞪圓
（牆洞裡有一窩小耗子
吱吱嘎嘎地鬧）
“啊 祖國
我是你爛軀中
最沒用的一隻蛆蟲”

孩子們面面相覷

迷 惑

青蛙在田裡 把黑夜嚥成我的胃
分不清一個傷感主義者
在窗前托著的臉
是我哪年丟失的馬
蚊子說“我懷孕了，請上帝抬
轎子來接我”

少女們偷偷到河邊洗身子 春天
到處是見不得人的誘惑

遊 戲

在一場遊戲中
我做毛主席
把一塊雞糞粘在下巴
作為他的痣
兒子演蔣介石
我罵了聲“禿驢，哪裡逃？”

■施漢威 雨

雲高興起來
便撒出滿地琉璃
該如何去檢拾
我遙不可及的
顆顆童趣？

珍珠簾子一樣
掛著小情人輕柔的夢語
縱然纏綿
何解撲索迷離若此

如瘋似狂
嘶殺千里
像當年的戰爭
將悲苦盡掃向大地

雨歇
已是黃昏
記憶深處的儲存
被發霉思維騷動
翻湧出來
如部部過時的粵語殘片
唏 噓 再 現

2002年寄自越南

就把他趕過台灣海峽

我老婆是愛國主義者
死活不依
要我向又哭又鬧的小祖宗
投降
所以 至今台灣也還沒有
回歸祖國的懷抱

2002年寄自福建

■雲亮

麻雀

泥土的鄉下一派天然
太陽從早晨爬上房頂
傍晚，高翹的檐上還滴著
淡淡的陽光味
檐下住著麻雀。此刻
它們的叫聲早已跟天色一樣
模糊不清了

若是白天，很容易在幽靜的場所
找到它們
一些無憂無慮地散步
嘴裡反覆念叨同伴的乳名
一些無故打起瞌睡
天空在它們微閉的眼角搖搖欲墜

其中的一隻突然飛臨樹枝
其餘不加思索陸續跟隨
樹枝開始下垂
終於發出不祥的警告
麻雀還是一隻隻飛來
樹枝斷了它們也不怕
反正它們有翅膀

樹枝繼續下垂，眼看
就要忍不住那一聲撕心裂肺的吶喊
麻雀們張開翅膀
頃刻彈向四面八方
樹枝整一整凌亂的衣衫
面孔平靜得像什麼都沒有發生過

2002年寄自山東

■呂建春

哭聲呼叫九一一

皇天高高在上
因為巴別之塔蓋起來
以後所要作的事
就沒有不成就的
因為人們都是一樣的口音

耶和華變亂天下的言語
眾人分散各地
巴別之塔停工不造了
人們的言語彼此不通
唯有哭聲是一樣的口音

飛機像天使大鳥，千載之下
載著生意人載著觀光客
連結世界熙熙攘攘的人來人往
翻譯又翻譯，交通又交通
彼此操著通行的語言

一棟棟大廈高與天齊
仰望著飛機撲火的日子
我們在高樓陰影下摩肩接踵
昏天暗地消費的日子
操著世界通行的語言

摩頂放踵的風塵千里
從耶和華故鄉來的
異鄉人操著陌生的口音
奉主之名，異教徒劫持飛機
飛機像天使大鳥作對成雙

天使撞上了摩天巴別之塔
金融消費的交通中心
臨終前異教徒想必大喊一聲

■張子清

小外孫抓週

——給茗茗

今天在你面前鄭重地堆滿了各式各樣
象徵你未來的愛好、志向、運氣的物品。
攝象機和照相機都準備好了，
我們屏息等待那激動人心的一刻。
只見你第一個動作是緊抓書本不放，
而把塞給你的金元寶一擲老遠！
你這小天使在大家的歡樂聲中
也甜甜地笑了，笑了，笑了。
但是在高興之餘，我卻心頭一驚：
聽說前幾天萌萌在農村抓週，
元珠筆卻是他首選的摯愛，
莫非你倆也要成為外公似的一介寒儒？
不，但願你們是劃時代的發明家
或者是新時代的新總裁。

2002年5月6日南京

上帝真主，世貿大樓冒煙了
上帝真主，世貿大樓倒塌了

仰望的日子來到了
主的日子要像賊一樣來到
飛機像天使大鳥飛到陌生的國度
炸彈開花了，城市鄉鎮
炸彈開花了，曠野山林

哭聲呼叫九一一
主的日子來到了
有形質的都要烈火銷化
這一切都要如此銷化
唯有哭聲是一樣的口音

杜伊諾哀歌

第八哀歌

● 里爾克作
● 秀陶譯

動物以它全副眼神注視
“空曠”。只有我們的眼神反轉來
把週遭看成
陷阱——圍困著我們的出路。
外界有些什麼，我們僅能自動物的面容
得知；即使幼小的孩童
我們也會把他調轉過來，強迫他回看
過去的事物，而不看那緊附於
動物臉上的“空曠”——一無死亡的“空曠”
只有我們才看到死亡；自由自在的動物
總是把死亡置諸身後，
在它的前面是“神”，當它移動時
它永遠是向前移動，一似流水。

在我們前面從來就沒有，一天也沒有
那樣純粹的空間，眾花在其中無盡地
開放的空間。在我們的世界內總是
到處都是否定；從沒有那純然的
無限制的，我們在其中呼吸的空間，
既深知而又不需索的，一個孩童
在其中靜悄悄地迷失，常需人來
搖醒他。或有人死了，才成為肯定。
因為當死亡接近時，人不能看它，
而只是更向前看，也許有點動物偉大的樣貌。
戀人們，要不是他們彼此
遮擋住了視線，也許會接近它並驚奇於……
像是出於錯誤，它開向他們
超越了被愛者……但誰也超越不了
對方，而世界便又擠了進來。
總是轉向我們具體的世界，我們見到
它內中無限的反射
因我們而暗淡。或者一隻
啞獸會上望而泰然地看透我們。
這就叫作命運：總是處身於對立面。
此外無他，並且總是被拒於外，
如果我們那樣的知覺也存在於
向我們走來的自信的野獸之中
當它走過我們，一直走去——，
它就會帶轉我們。但對它而言存在是
無限的，正如它決然的凝視一樣純粹。
而就在我們凝注未來之處，它卻看到全體

它就在那全體之中而且永遠完整。

然而全神專注的熱血的野獸之中
也有著沉重及耽心的大淒切，
因為它身上也總附有那
常將我們擊倒的——記憶，
彷彿人所追求的已經
更臨近，更真實，且同它結合得
無盡的馴服。這兒一切都是分離，那兒
它卻像是呼吸。與第一個家屋比較
第二個顯得草率而透風。

呵，那個小生物的福氣真好
它永遠停留在懷它的子宮內；
呵，那個仍在內部跳動的蟲子真快樂，
即使在交配時：因為全是子宮
且看那鳥的遲疑
依其出生處它幾乎熟知陰陽兩界
彷彿就是伊特拉司坎人*的魂一樣
來自空間的人接受了他，
但卻用躺下的形象作棺蓋。
而那必須飛行的生物是多麼遲疑呵，
居然來自一個子宮。彷彿恐懼它
自己一樣，它在空中閃過像是一道裂痕
在杯上出現。亦似蝙蝠的軌跡
閃過黃昏的瓷器之上。

而我們這些無時無處不在的旁觀者，
轉向物質的世界，永不看得更遠一點，
它充填我們，我們安排它，它消亡，
我們再安排它，我們自己死亡。

是誰把我們弄成這樣的，不管
我們作什麼，我們永遠顯出一付
離去的姿態？而立於高處
最後再一次在他面前展開
他全部的谷地，他回頭、停駐、逗留——，
我們就這樣活著，永遠在離去。

*Etruscan，伊特拉司坎人在墓室的牆上把靈魂描繪成鳥，在棺蓋上則按死者的尺寸畫上身形，表示棺中不再有靈魂，靈魂已化鳥飛去。

弗蘭克·奧哈拉 詩兩首

●桑克 譯

1958年6月2日

哦，天空覆蓋著墓地，你是藍的，
你看上去像在微笑！或者你在嘲笑？
在剝蝕的苔蘚下一個小姑娘
爬著，越來越近！為什麼她是莫德，
或者莫黛，似乎她這麼被叫過。我想
她在找她的斑鳩。此時此刻，
回到帕齊·索思蓋特那兒，兩個成年人
放慢了搖擺的動作鑽到血瑪麗桶裡。
這是禮拜天，火車準時開走了。這是一
個多麼美好的國家，那麼黑那麼藍
那麼虛偽的綠，伸向窗外
想著大海還有讓人不舒服的沙子

1970.2.

給拉里·里弗斯

你擔心你不能寫了嗎？
別這樣。這是空氣的禮物
你的畫不會放開
你。詩人坐在
一張提香的畫前，抽出
他寫詩的拍紙簿開始
嘀嗒咕咕什麼呢？親愛的，別發牢騷，
你能做我剛剛命名的東西。

Timothy Liu (劉悌摩) 詩兩首

◎張耳 譯自《鐵定的證據》(Translated from 《Hard Evidence》 by Zhang Er)

詩藝術 (Ars Poetica)

魚輕鬆游泳——
這是魚的幸福。
但賢明的君主已死
對名稱的護衛也已
鬆懈。奇怪的詞匯浮現
名稱與實際
已經混淆……
當魚塘乾枯，所有的魚
擠成一團
用自己的痰
保持彼此的潮濕——

安慰 (Consolation)

你現在是灰燼，不再是一具
穿病服的屍體——蠟黃的皮緊包
突出的骨節，體內
被黑瘤佔據的區域。他們說一個月，
也許一周，但破壞遠遠超出
人的語言——
渴求被剝奪的氧氣，鼻孔
乾燥，你的皮膚在身體積鹽的地方
開始發癢
肝功能衰竭，銅錢大的壞死加速
嗎啡點滴。你無能為力
像我曾經被羊膜
緊裹，產鉗拉出，猛拍後背
摧來第一次呼吸。現在那兩扇柔韌的門
鏽死了，關住長在裡面的東西——
母親沒有留下可以為我們將來
導航的業績。但那些骨頭埋在
我們皮膚下，像借來的衣服
用你死亡花園裡拆出的線
織成——花圈環飾靈車
一對知更鳥站在墓地草坪
守靈，修道士刻製的壁畫
俯視你的遺餘——
安眠之處，一千六百美元的
大理石壁龕封進骨灰盒，
還有你寵愛的泰國貓
骨頭也封在那裡——聽不見的笑
鬆開抓住喊人電鈴的手
毫無用途，因為最後護士不能再增加
藥量，無形的絲練
勒緊你的喉嚨——
圍繞你生命化成的沉寂。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但來稿一經刊出，將致贈該期一冊。本刊逢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原稿紙騰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焦 慮

無休止的三月雨中
我等待陽光的耐心
成為一片沼澤。
你最好呆在太空
別來攪渾
我的綠色表面。
如果你脫離軌道，
就做一顆流星
在夜空一閃而逝吧。
讓我有點時間
長出香蒲叢叢。
想鬥牛？
去撞木星吧。
我可沒有紅披風。
可每當
我迷迷糊糊
進入冒著鱷魚氣泡的
陽光夢時，
你就給我個措手不及，
把我砰地砸成隕石坑
來接雨。

放 映

金·凱利
在街燈下跳舞，
踢躑舞步劈風；

一小伙子（我父親）
在犁地，
對牛吆喝“駕！駕”；

他的黑傘
旋轉出點點雨珠，
銀色的焰火；

他的麻鞭
撕裂乾燥的空氣
像撕破一張紙；

斜雨
把他的舞步
剪成皮影；

烈日
將他的身子
曬成松樹樁；

身後一觀眾
磕著瓜子，
輕微的伴奏；

父親的往事
捲出腦海，
嗑瓜子聲捲入。

西 瓜

你把西瓜放在桌上。
刀鋒一閃，西瓜
吱吱裂成片片紅月。

你捧起一片，嘴巴
吹口琴般滑動其上，
紅汁從指縫間滴出。

綠裙下，一潭湖水
蕩起漣漪，黑瓜子
如點點蝌蚪滑入盤中。

密西西比海洋泉 的黃昏

一個漢子在
舊橋墩上撒網：
降落傘濺起水花。

風中海鷗或飄
或拍擊翅膀，叫聲
如粉筆磨劃。

一男孩和女孩出現
在海灘上，吻成
一幅剪影

映在夕陽下。
夜像一絲蜘蛛網
飄了過來，

那漢子收起魚網
離去了，吹著口哨
〈我相信我能飛〉。

深藍的天空，
一彎新月高掛，
像一只芭蕾舞鞋。

就像高原不能缺少雪山一樣，論及中國現代詩決不能繞開洛夫。

不僅僅在於台灣出版的《中國當代十大詩人選集》，早在1978年就給了他這樣的定評：“從明朗到艱澀，又從艱澀返回明朗，洛夫在自我否定肯定的追求中，閃現出驚人的韌性，而對語言的錘煉，意象的塑造，以及從現實中發掘超現實的詩情，乃得以奠定其獨特的風格，其世界之廣闊，思想之深致，表現手法之繁複多變，可能無出其右者。”

也不僅僅在於他傳奇般的經歷，他自稱為“二度流放”，無論直接或是間接都與中國現代詩的發展有關。一度流放是1949年從大陸到台灣，使他的文學事業得以發韌。從1972年至1996年，洛夫擔任《創世紀》詩刊總編輯長達24年，對中國現代詩起到了舉旗掀浪的作用。二度流放是1996年從台灣到加拿大的溫哥華，打算在那美麗和平的新環境裡，以寧靜的心境重新關照人與自然的和諧關係，再創現代詩的高峰。經過短時期的沉默，洛夫又有佳作問世。特別是那首寫於20世紀末、發於21世紀初的三千行長詩《漂木》，是他飄升在新高度上的輝煌，又上了一個新台階的標誌。

還在於他窮其一生都在追求中國詩學與西方詩學的彼此參照與相互融匯，並希望由此而衍生出一種新的東西——中國現代詩，或現代化的中國詩。

洛夫與其他詩人最大的差別，就是他的詩絕大多數（而不是偶爾、少數）都具有猛烈的視覺衝擊力與持久的靈魂震撼力，帶給讀者一種美學上稱之為“驚奇”的美感。

前期（“一度流放”時期或稱“台灣時期”）的例子俯拾皆是：

而我的確是那株被鋸斷的苦梨
在年輪上，你仍可聽清楚風聲、蟬聲
——〈石室之死亡·1〉
山色突然逼近，重重撞擊久閉的眼瞳

我便聞到時間的腐味從唇際飄出
——〈石室之死亡·12〉

你猛力拋起那顆磷質的頭顱
便與太陽互撞而俱焚
——〈醒之外〉

唐玄宗
從
水聲裡
提煉出一縷黑髮的哀慟
——〈長恨歌〉

望遠鏡中擴大數十倍的鄉愁
亂如風中的散髮
當距離調整到令人心跳的程度
一座遠山迎面飛來
把我撞成
嚴重的內傷
——〈邊界望鄉〉

尋求矛盾，製造衝突，刻意營建詭奇且具爆炸性的意象，構成極強的戲劇性，正是這一時期的基本特徵。正如吳三連文藝獎對他的評語：“早期銳意求新，意象鮮明大膽，發展騰躍敏捷，其主題不在靜態中展現，而在劇動中完成，可謂詩人中之動力學家、重級舉手。”儘管人到中年，瀑落深潭，心緒之海漸趨平靜，詩語之弦逐步舒緩，但動的姿態猶佔主導，刻意求奇仍屬首選。

後期（“二度流放”時期或稱“溫哥華時期”）的例子亦不勝枚舉：

晚近我們都選擇了獨處
選擇了
一棵最高的樹
睥睨，風骨就讓它懸在空中吧
僅僅一隻腳足以對付任何歲月的詭異
——〈大鴉〉

（時鐘，不停地
在
消滅自己）
當融化時將如何忍受
冰水滑過臉部的那種癢
從史書中翻滾而下的那種絕望
——〈初雪〉

一個厚嘴唇的黑婦

在劇雪
白色的鄉愁
從鄰居的煙囪裊裊升起
——〈或許鄉愁〉

在那比肚臍眼
還要陰冷的年代
冰河，一夜之間
生出許多的腳。四出尋找
自己的家，沒有名字的源頭
——〈大冰河〉

就近取材，得失隨緣，蕭散冷肅的味道，漫不在乎的境界，意象經營於平凡中出奇，則是這一時期的主要特徵。雖然已入暮年，難免有一種“夕陽無限好”的驚怵，但不是頹廢，也不是放棄，而是對生命的全面觀照，對歷史的強烈敏感，靜的姿態佔主導地位，奇仍是他的詩學追求，只不過不是“刻意”求奇，而是常中尋妙、平中見奇。作品少了一些斧鑿痕，多了一些原生態，少了一些煙火氣，多了一些冷僻感。

筆者無意於比較前期與後期的得失，對於一個“肯認寫詩此一行為，是對人類靈魂與命運的一種探討，或者詮釋，且相信詩的創造過程就是生命由內向外的爆裂，迸發”^①的大詩人來說，前與後、得與失（尤其是後與失）都需要，二者缺一不可，缺了就不完備、完美了。我要著重指出的是：正是這種不受風格、恣態左右的對“驚奇”的追求，使洛夫的詩進入了全然的審美，也讓讀者得到了美的感受。

西方的文論家與詩人是很重視“驚奇”的美學意義的。亞里士多德認為“驚奇”就是發現；黑格爾特別看重“驚奇”在藝術觀照中的作用；海德格爾說，“驚奇”既屬於哲學，更屬於詩。柯勒律治評論華滋華斯詩的目標，就是要使筆下描寫的日常生活事物具備一種新奇的魅力，產生“驚人”的審美效應，以便激活熟視無睹的麻木感覺。俄國形式主義文論所提出的詩學命題“陌生化”，也是為打破讀者知覺的機械性，恢復生動的刺激性，造成令人吃驚的效果。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本雅明以“震驚”為核心審美範疇，評論波德萊爾的現代抒情詩，並把它看作是現代藝術區別傳統藝術的根本特點之一。

在中國古代詩人與詩論家的觀念裡，“驚奇”也是一種至高標準與最佳效果。“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是杜甫畢生的追求；“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是韓愈努力的方向。李賀奇峭不羈，瑰麗淒惻，使他的詩不同凡響。“學詩漫有驚人句”，壓倒鬚眉，為女詞人李清照樹立了自信。皇甫湜力主出眾之奇：“夫意新則異於常，異於常則怪矣；詞高則出眾，出眾則奇矣。”並以此作為傳世的條件。李漁論詞曲重尖新驚奇，同時指出這尖新驚奇即在日常見聞之中，而不在于離奇的杜撰。在《窺詞管見》中，李漁還批判了今人所謂的“創作極限論”：“人皆謂眼前事、口頭語，都被前人說盡，焉能復有遺漏者。予謂遺漏者多，說過者少。由斯以譚，則前人常漏吞舟，造物盡留餘地，奈何泥於‘前人說盡’四字，自設藩籬，而委金玉於路人哉！”

正因為參透了中西文化，吸取了中外傑出詩人的經驗，洛夫的詩才會從意象到語言、從想像到手法皆奇警不俗，使人一見而驚，目眩神迷，搖動震撼，不忍離去。

二

中國新詩已有八十餘年的歷史，從它誕生那一天起，就面臨著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矛盾，交鋒、論爭始終沒有停止過。當此千年之交，世紀更替，隨著“全球化”問題的提出，這些矛盾又取得了新的語碼，這場論爭又顯示了新的意義。

所謂“全球化”，首先是一個經濟和金融現象。由於信息科技的發達，資本的全球性運作，使所有的國家都進入了一個大的市場機制的循環中，“優勝劣汰”，發展迅速者自然處於優勢，發展緩慢者自然處於劣勢，少數弱勢者甚至有被淘汰的危險。經濟全球化必然導致文化全球化，一方面加快了信息的傳播、文學的交流，為資源共享、優質互補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另一方面也助長了西方的文化霸權和話語霸權之氣焰，對廣大的第三世界構成威脅：價值尺度、思維方式、審美趣味的一體化，會不會排擠甚至取消本土文化、本民族文學？

洛夫有關中國現代詩的理論與創作，既給我們帶來了興奮，也使我們打消了疑慮。

洛夫詩的現代出發，來自“五四”以降中國新詩所形成的傳統，這從他青年時代喜愛冰心的作品、隨軍來台的行囊中僅帶著艾青和馮至的兩本詩集，特別是1957年出版的處女集《靈河》傾向感性的詩風、寫實的與即物的直接表達方式……不難看出。誠然，洛夫對“五四”以來的白話詩是不滿的，認為它語言粗糙、散漫，有聞必錄，有感必發，“其精神與表現技巧仍非現代的，只可說是現代詩之過渡階段”。也正因為如此，洛夫曾經一度效法唐僧玄奘，求經於異域，希望從西方文學中吸取營養。這在他寫作的那首被譽為“早年投身現代詩創作的一塊重要里程碑，也是中國新詩史上一項空前的實驗”的長詩〈石室之死亡〉過程中，體現得尤為明顯。其時，洛夫的文學生命正處於狂熱的巔峰狀態，感覺敏銳，詩情豐沛，精力旺盛，閱讀廣泛而專注（他先後讀過尼采、沙特、貝克萊、康德、瓦雷里、里爾克、紀德等人的著作，還看過超現實主義者的詩作翻譯），吸取西方哲學觀念、文化傳統與文學技巧，如長鯨吸水，涓滴不漏。儘管現實環境極其惡劣，他精神苦悶無以復加（其中夾雜著遠離母體的孤絕、文化背景的錯位與精神世界的分裂），但他從域外尋找參照系數，向內心開掘以求得壓力的紓解，用創作來建立存在的信心，使他具備了問鼎現代詩的強大實力。果然，長詩首輯於1959年7月刊出，全部於1965年1月出版，一炮打響，洛夫在中國現代詩史上的地位從此奠定。

與此同時，甚至還早，洛夫就提出過“建立新民族詩型的謬議”，那是他為《創世紀》詩刊第5期寫的社論，於1956年3月出版。在這篇社論中，他指出：“新民族詩型的基本要素有二，一是藝術的——非純理性的闡發，亦非純情緒的直陳，而是美學上直覺的意象之表現，我們主張形象第一，意境至上，且必須是精粹的、詩的、而不是散文的。二是中國風的，東方味的——運用中國文字之特性，以表現東方民族生活之特有情趣。”雖然，到1959年4月，出第

11期時，《創世紀》開始改版，不再提倡“新民族詩型”，轉而強調詩的“世界性”、“超現實性”、“獨創性”與“純粹性”，洛夫在1984年寫的〈看創世紀閃光之劍〉一文中，專門作了解釋：

所謂“不再提倡新民族詩型”，並不表示我們放棄民族精神內涵與中國風格，而是以為“詩型”的意義難以界定，似乎意味著一種新的格律。格律詩在五四白話詩運動時期迭經實驗，但均告失敗。我們以為，一種時代的詩風，泰半決定於這個時代所流行的，但經過提煉過的生活語言，某種固定詩型對詩的表現並無幫助，故無發展之必要。事實上《創世紀》同仁重視詩中意象的經營，也正是對中國傳統詩藝的承繼。其次，所謂“超現實性”，必須作廣義解釋，即利用“超現實主義”的表現手法，以圖突破流行的詩觀，和因襲的散文語言，並藉重新組合的新句構，以期產生語言的新機能，更能確切掌握“超以象外，得其圓中”的表現效果。

這說明：洛夫主張詩的現代化與主張詩的民族化是同步進行的，他追求的是此二者的融匯，是西方與東方的互補，是借鑒與繼承的統一。所以，他在〈詩辨〉（作於1968年）中寫道：“我們不能僅局囿自己於東方的或民族的一隅。世界性固以民族性為基點，但民族的特殊性只有放在世界的普遍性中去衡量才能顯出價值。”在《中國現代文學大系》詩選（1972年出版）序中指出：“從世界各國文學史中我們可以發現到一個事實，即任何一個正在發展中的新文學形式，必然要受到縱的與橫的，也就是傳統的與外來的兩種相互交織的影響，偏於任何一面均非正常。”並將中國現代詩的特性歸納為四句話：“從混沌中建立秩序，從矛盾中求取和諧，以特殊表現普遍，以有限暗示無限。”1988年，《創世紀》詩刊73、74期合刊號發表了洛夫的〈建立大中國詩觀的沉思〉，進一步提出了兩條建議：第一，追求詩的現代化，創造現代化的中國詩；第二，開創詩的新傳統。他說：“我們都應秉持開放精神，利用各種不同的表現方法，創造出符合現代人的精神內蘊，呼應

現代人的生活節奏，表現現代人的生命情采的現代詩。”“我們要創造的現代詩不只是新文學史上一個階段性的名詞，而是以現代為貌，以中國為神的詩。因此，一個現代中國詩人必須站在縱的（傳統）和橫的（世界）座標點上，去感受，去體驗，去思考近百年來中國人淌過血淚的時空，在歷史中承受無窮盡的捶擊與磨難所激發的悲劇精神，以及由悲劇精神所衍生的批判精神，並進而去探索整個人類在現代社會中的存在意義，然通過現代美學規範下的語言形式，以展現個人風格和地方風格的特殊性，表現大中華文化心理結構下的民族性，和以人道主義為依歸的世界性。”1933年，洛夫詩集《我的獸》在中國文聯出版公司出版，他在代自序〈詩的傳承與創新〉中再次強調：“當我們思考繼承及創造新傳統之時，我們必須具備一種含有歷史意識的批判眼光；換句話說，我們必須放棄自我封閉的保守心態，一方面從傳統中審慎地選擇和攝取有益於創新的基本因素，另一方面也不排斥對世界經典文學的借鏡，尤其應從西方現代主義大師身上吸取新的觀念與表現手法。”由於持有上述辯證的觀點，因而洛夫就避免了極端與片面性。

在具體的創作實踐中，洛夫特別注意將西方與中國、現代與古典作一比較，從事一種極有意義的甚至是非凡的將二者銜接在一起的工作。他早年熱衷於法國的超現實主義，並對其予以修正（因此，不能稱洛夫為“超現實主義者”）：重視從潛意識去找尋基本表現的資源，但是表現的媒介，卻不主張那種不加控制的“自動寫作”與不知所云的“自動語言”。諸如：“我是從日曆中翻出一陣嘿嘿架笑”、“光在中央，蝙蝠將路燈吃了一層又一層”（〈石室之死亡〉）、“沒有嘴的時候／用傷口呼吸”（〈湯姆之歌〉）、“當靈魂為一盞燈所追擊／我們便逃入自己的痛楚”（〈逸之外〉）等一類的詩句，遽然的切斷聯想，產生一種意象上的驚喜與語言的火花，正如柯勒雷奇所謂的“不協和的各種特質的平衡或諧調”，均得益於超現實主義。在此之後，也就是七十年代初期，在寫《魔歌》這本詩集的作品

時（該詩集1974年出版），洛夫研讀了唐詩，也看了點禪學方面的書，開始是無意後來是有意對超現實主義與禪作了比較，發現盛唐不少詩人的詩已達到禪的境界，或者說詩禪一體，而訴諸潛意識的超現實主義與通過冥想以求頓悟而得以了解生命本質的禪是相通的，二者可以銜接在一起。於是，他寫了〈隨雨聲入山而不見雨〉、〈有鳥飛過〉、〈金龍禪寺〉、〈秋日偶興〉、〈焚詩記〉等禪詩（1990年出版的《詩魔之歌》稱這類詩為“禪趣”）。如〈金龍禪寺〉：

晚鐘
是遊客下山的小路
羊齒植物
沿著白色的石階
一路嚼了下去

如果此處降雪
而只見
一隻驚起的灰蟬
把山中的燈火
一盞盞地
點燃

在這首詩中，“晚鐘”與“下山的小路”，“羊齒植物”與“白色的石階”，“灰蟬”與“山中的燈火”，都是性質不同、毫不相干的事物，然而，洛夫用了一個“是”字、一個“嚼”字、一個“燃”字，便將它們連結在一起，使不可能化為可能，有限經驗化為無限經驗，無情世界化為有情世界，這正是超現實主義的終極目的，求取絕對的自由，“帶來感官上和想像上的真正解放”（埃利提斯語）。這種表現方式，恰好符合禪之“不說”而悟的主張。所謂“是”，所謂“嚼”，所謂“燃”，按常情常識都是難以理解的，但由此三字連結的事物卻以具體而鮮活的意象給人以暗示：“晚鐘”催遊客下山，時不我待；“羊齒植物”“嚼”的不僅僅是“石階”，更是寶貴的生命；“灰蟬”“點燃”的除了“燈火”，還有一種不宜停留的緊迫感。“如果此處降雪”一句，加強了這人生的感喟。

洛夫在談創作時，不止一次地提到過

〈金龍禪寺〉，稱它是“我國禪詩與超現實詩兩者的融合”，並解釋道：“禪詩是從萬事萬物具體的實相的感覺中產生，是極端客觀的，而超現實詩則是對自我潛意識的體現，是極端主觀的，兩者都可能喚起暗示，但並不具有象徵意義。”^①他還從我國古人的詩話中得到啟發。譬如宋代嚴羽以禪喻詩：“大抵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而妙悟的關鍵是“不涉理路，不落言詮”，即無理而妙，“言有盡而意無窮”，“也就是超現實主義所講求的‘想像的真實’，和意象的‘飛翔性’”^②。再如蘇軾所謂：“詩以奇趣為宗，反常合道為趣”，洛夫指出：“就是經過修正後的超現實主義。‘反常’是一種矛盾，表面看來是對現實的扭曲，卻因而形成一種奇趣，為詩提供一種驚喜，能即刻抓住讀者的注意力，亦如禪師的‘棒喝’，但這種反常絕不是為了反常而反常，仍須有它表現上的必要性，且最後應能‘合道’，即合乎我們的普遍經驗，也就是說，雖出意料之外，卻又在情理之中。”^③

《魔歌》是洛夫的第五本詩集，也是他調整語言、改變風格，以至整個詩觀發生蛻變後所呈現的一個新風貌。1999年，被評選為台灣“文學經典”之一，可見其在洛夫創作生涯中的重要性。自《魔歌》以後，洛夫乾脆就從我們老祖宗所走的路線——*妙悟的路線*——中去發掘詩的奧義，然後通過不斷的實驗去追求前人未曾試過的路子，極大地提高了中國現代詩在世界詩壇的競爭力與影響力。

（未完·待續）

①引自《魔歌》自序，第1頁，中外文學月刊社1974年12月初版。

②引自〈我與西洋文學〉，見《詩的邊緣》第57頁，漢光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8月初版。

③引自〈超現實主義與中國現代詩〉，見《詩的探險》第100頁，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9年6月初版。

④引自〈我與西洋文學〉，見《詩的邊緣》第58頁。

風飛過牆

●冬夢

——《牆聲》、《十根手指咬出一種痛》結集有感

寫詩數年，期間亦停歇了十多年，雖說最後仍可繼續堅持到目前，對於自己來說，當年浪耗了這麼多寶貴的歲月，始終是我此生一個大大的遺憾。

童年成長於越南，烽火年年絲毫無損對詩的狂熱興趣，當時越南有十多間報章均有固定的文藝園地，容納愛好文藝的讀者投稿。文湧詩現，結集文社詩社的風氣甚盛，我亦在這個時候參加了《向日葵》文社和《風笛》詩社。當時《風笛》詩社的同仁全屬詩壇的精英翹楚，老實說，我能夠置身《風笛》跟一眾詩兄研習，的確獲益良多。

戰事依然延綿動盪，我於一九七四年年初揮手黯別越南而抵港，謀生就業，遠慮近憂，有必要將閒暇的空間審慎放於晚間增值進修，前途於我看來未算明朗，營營役役的數載白領生涯，苦盡未可補償甘來，當時我的確棄離了“詩”，將“詩”忍痛的劃上了休止符。

直到結識了妻，享受戀愛跟婚後同樣豐富精彩，更重要的是，一九九零年返越，有賴銀髮兄的鼓勵，我開始恢復創作的鬥志和雄心，九一年開始我有大量的作品在港、美、越報章或刊物發表。能夠再次在詩壇操步，銀髮兄的動力功勞的確讓我先說上一聲謝謝。

我始終懷疑美好幸福的生活絕非必然的。

迎接孩子跟香港回歸喜慶的九七降臨，可惜的是，孩子只讓我過了四個月短暫的爸爸的癮，因心臟出了毛病而辭世，雖然承受著這個沉重的打擊，尤幸得到家人和友好的支持，妻跟我亦堅強地接受了這個悲慟的事實。

我終於相信美好幸福的生活真的不是必然。

華髮初白，驚覺在港生活了廿多年如昨，雖然我已習慣、我已投入這裡的種種一切，奈何午夜夢迴，撫心細問，我的情我的意仍然緊緊纏繫於越南這片水甜椰香的鄉土。“詩”對於我來說，它既然已經栽植於香港的泥壤，開不開花結不結果也罷，只恐醞釀成一陣無定的風，茫然過牆，花散瓣揚之後，該介懷該執著“詩”飄飛於那個方向嗎？

《牆聲》、《十根手指咬出一種痛》同時結集出版，還是要說上多番感謝的話，除了上述提過的銀髮兄，謝謝羈魂兄的前序，謝謝臺灣詩人管管和羅門前輩的扉頁題字，當然更謝謝愛妻少慧，她將終生完美的愛無悔無怨託付給我，而我私藏了一部分，未知會於她，卻慷慨交給了「詩」，真有點愧疚於妻。

最後該補充一點，《十根手指咬出一種痛》並附錄十篇詩評文章，是我一九九零年返越時應《解放日報》〈桂冠文藝〉版主編的要求，著我多關心垂注越華詩壇一些作品的論評，口諾心允，我亦義不容辭的完成了這個任務，除雪萍、譚惠菱外，其餘的詩人都是自己《風笛》詩社的同仁，無論文中是褒是貶，我只是據實流露了自己對每首作品讀後的一個觀感，至於大家認同與否，我敢相信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了。

寫於二零零二年四月。香港

他們的詩不會死亡

——劉耀中

海外華人常有所謂的遊牧民族或說海外孤兒之心理，這是一種錯誤的態度，對詩人來說尤其然。詩人不是地理學家也不是心理學家，詩人應有其寫作的真實性。《新大陸》陸續有文章談及“後現代”的文藝理論，顯示他們也放眼於世界。筆者認為“詩已死”、“上帝已死”只是說大眾文化已不讀詩也看不見上帝在現代的支配地位了，兩者對人類行為皆已鞭長莫及，但這並不等於說沒有人喜愛詩和沒有人信仰上帝了。

“後現代”文藝理論也有涉及孤兒、猶太人、黑人和遊牧民族的問題，反映著多元的社會，如存在主義、結構主義、福柯與李歐塔的講解、德希達式解構、潛意識的主動、邊緣的自我中心、延與異等等……那些西方理論家維護的典型人物乃笛卡兒、弗洛伊德、黑格爾和約翰基尼。猶太裔解構大師德希達在他的著作《郵簡》內的結論是：西方的全部思想和寫作是以自戀和自我中心作為支持結構的，要將之拆除。他的主張明顯帶有其師保羅德曼“作者已死”論的虛無主義影響（德曼死後被評論界視為過街老鼠）。其實德氏走向的是文本享樂主義式的逃避，卻自圓其說：“文本之外，並無東西”。

語言學家羅馬·雅各遜(Roman Jakobson)在研究兒童語言與失語症的矛盾收穫同時暗示現代人的異化、慾望和追求與精神分裂的牽連，“後現代”人的精神病(Psychosis)和神經病(Neurosis)的關係有不同的恐懼。索緒爾則視語言為一種社會現象，包括有同時性和歷時性，言語和語言的不同系統和結構。雅各遜在索氏之後的突破是文學和科學的歷史重大關鍵。考慮了這些思考困難，耶魯派詩評家布魯姆說：詩人多誤讀。

很不幸地說，美洲華人詩人作家的處境與上述的西方學界的縮影不謀而合：華僑本是奴工、海外孤兒，到處被人歧視的東亞病夫的形象已深刻的藏在白人至上主義者的潛意識內，因此華人在文化和政壇上的表現比不上其他民族，這當然也因為我們缺乏共存的堅牢的根，而潛意識地傾向西方主體！

以中華民族精神為中心的炎黃子孫在西方如何生活，在思想上是有矛盾的。不過我們看到“延”和“異”之別，雖然人與社會的糾結是非常複雜的，但中華民族有五千年不斷的文明和四分之一的世界人口，未來西方文明扮演的也許是“補充物”，而中華文明則是“主體”，我們沒有必要去讚同“詩已死”、“上帝已死”這些說法。

從窗裡看雪

——讀《非馬的詩》

●北塔

〈從窗裡看雪〉是美籍華裔詩人非馬先生的第一首成功之作、成熟之作；這是一首組詩，但也很短，總共只有60個字；而這樣的規模在非馬的詩作中已經算是比較長的了。非馬是以短詩取勝的詩人，所以古繼堂先生選編的他的集子稱作《非馬短詩精選》。短是中國詩的傳統特點。但請別誤會，以為非馬之大寫短詩是深受了古典詩詞的莫大影響。他所受的古典教育是有限的。他從16歲進入台北工業專科學校學習機械工程以後，一直學的是工科，從事的也是工程方面的工作；而且從26歲開始一直客居美國，與國文世界可謂隔而又隔。恕我直言，非馬的古典修養恐怕不會超過“三百首”這樣的大眾標準。這可以從他晚近回大陸旅遊觀光後寫的一組遊記詩中可以看出來。那一路他遊了黃鶴樓、岳陽樓、黃山、三峽、神女峰、西湖、蘇州、南京、上海等長江一線的山山水水、名城名勝。好多景點都促使他技癢，而且在有些詩的前面，他引了古詩中的名篇或名句，反正在這些地方留下墨寶的歷代大手筆不乏其人。他所引的不過是李白的〈早發白帝城〉、范仲淹的〈岳陽樓記〉、崔顥的〈黃鶴樓〉等中學生都滾瓜爛熟的篇什。寫這一批詩的時候，非馬先生的創作已經走了下坡路，創造性思維已經不靈光了，感受能力和駕言能力也已經嚴重衰退。當一個詩人要靠外在景物和歷史文本的刺激寫作時，他的作品多半會乏善可陳。非馬最近十年來的大量旅遊詩即是明證。非馬之大寫短詩與其說是深受古典詩詞的影響，還不如說是受了美國20年代以龐德為代表的意象主義的影響，龐德等人主張詩要簡短，而且強調意象。非馬的詩創作自少小起，已歷經半個世紀；而其成就主要集中在60至80年代，也即在他25歲至55歲之間。

詩人都是早熟者，25歲以前是敏感而

多情的青春期，那時幾乎人人都是詩人，只要粗通文墨就可能會妙筆生花。25歲是詩青春結束（應該結束）的年紀。25歲以後的寫作是功底、經驗和思想的綜合表現，是成熟的中年寫作。一個功底深湛、經驗豐贍、思想超邁的詩人可以在青春激情的狂潮退落之後繼續寫作，而且能一直延續到老年；從現代觀念來說，55歲是老年的開始。25歲以前，非馬的創作是粗糙的、幼稚的，似乎只是些烈烈燃燒之後的殘灰；練筆時期，他大概寫得不少，但滿意的不多，所以選在他的這部大半生詩結集中的只有寥寥四首。在好多詩人停止寫詩甚至停止寫作的年齡，非馬開始邁入詩創作的成熟期。55歲以後，他的創作是頹老、鬆懈的，他的筆越來越順、越來越滑，他越寫越容易，越寫越俗套，產量多而佳構少，失敗多於成功。這是許多老年人、老年詩人的通病，即話多而有用的少。他雖有功底但并不十分深湛，雖有經驗卻并不豐贍，雖有思想卻并不超群絕倫；所以他不能保證自己在55歲之後還能保持創作活力。25歲以前和55歲以後的非馬詩從美學成就上來說，是微乎其微的。

不過，一個詩人、一個像非馬這樣畢生在實驗室裡從事與詩幾乎沒有關聯的核能發電研究的詩人能保持30年的有效詩齡委實不易。這又是一個將工作與創作分開，而且互不影響、兼而有得的佳例（我發現，在那30年中，他的科學工作幾乎沒有在他的詩作中直接露面，倒是他晚年寫了幾首所謂的科學詩，如〈萬有引力〉、〈光子的獨歌〉、〈進化論〉、〈非進化論〉、〈千年蟲〉等，都很泛泛，有理語而無理趣。近年來，楊振寧、李政道、何作庥等大大小小的科學家都在絮叨、提倡科學與藝術的關係，有些社會科學工作者也跟著起哄。但我至今沒有發現一個將科學與詩

成功結合的詩人，這使我多年來一直懷疑“科學詩”這一提法的科學性、可靠性和必要性。

非馬先生是北京的民間詩組織《新詩歌》社的副社長。我曾經一度還是那份民刊的執行副主編，但後來由於種種原因我告退了。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是：我跟主編莫奎先生在詩觀念上大相徑庭。他以一個一輩子從事輔助性科學工作的詩愛好者的角度出發，要大力宏揚“科學詩”。他認為好詩要有科學性或科學內容，而我經常說未必。非馬先生沒有過早地讓科學介入或滲入詩，而讓兩者井水不犯河水，實乃明智之舉；這是保障他在業餘能詩，而且能寫出好詩的歪打正著似的內在原因。當然，科學生涯還是在他的創作中打下了間接的烙印。首先，他的詩都由現實生活中隨感而發，既是現實的呈現，也是現實的批判。他的思想立場是人本主義的，他的創作方法是現實主義的。他習慣於從窗裡看外面的雪。我們不妨將“窗”理解為現實的一部分或者聯繫內外的界面。窗裡是現實，是詩人的立足之地和容身之處；他似乎不願意走出去，他喜歡望出去。他望到了什麼呢？是雪本身還是雪景的一角？那組詩的第一首是這樣開始的：“黑人／的／牙齒”，雪是白的，可能在許多現代詩人看來具有超驗的象徵意義；但非馬的思路沒有沿著超驗的方向伸展，而是被現實拉住了，或者說截住了。那是在茫茫的白色世界中顯得特別醒目的黑人的黑。也許他覺得這種黑白對照顯得太強、太狠了，所以他又把鏡頭移向黑人的牙齒；因為牙齒是白的。黑皮膚與白牙齒也是一種對照；當然由於這種對照是黑人自身所具有的兩種規定之間的對照，所以它跟人與雪之間的那種對照有著質的不同。前者是相互結合的，後者是相互對立的。前者有助於緩和後者的對立所帶來的刺痛感。牙齒的白和雪的白雖不是一體，但可以相互映照、通融。這使窗外的世界中除了矛盾，還有了和諧，同時彷彿拉近了詩人與黑人之間的距離，使窗內的自我世界與窗外的他者世界之間的緊

張關係得到了緩解。這可能正是非馬所企願的。

在非馬的筆下，沒有玄想和神秘，神仙和魔鬼都被還原成了人；而且他在人所創造的鬼神故事中看出了人性的善惡。他對人性中的醜陋、卑劣和虛偽，有過激烈的揶揄，如〈人與神〉一詩說：“他們總在罕有人煙的峰頂／造廟宇給神住//然後藉口神太孤單／把整個山頭佔據”。詩中的“他們”指的是僧尼道士之類所謂敬神的善男信女；但神是他們的產品，甚至是他們的工具、他們手中的一張牌。這張牌何時出、如何出，都由他們決定，神從來不參他們的政。而他們的目的無非是“佔據山頭”。當然，他們都是聰明人，聰明人總能找到堂而皇之的藉口，即“神太孤單”。非馬的觀察是獨到的，思維是深入的，而且他有抓住一個方面或一種關係鏗而不捨地不斷挖掘的思辯能力和鑽研意志，這是科學探索精神的表現。

在此我樂於稱引他的一再被論家所激賞的名篇〈鳥籠〉：“打開／鳥籠的／門／讓鳥飛//走//把自由／還給／鳥／籠”。常人打開鳥籠，想到的是釋放鳥，讓它重新擁有飛翔的權利；非馬想到的是這自由不僅還給了鳥，而且還給了鳥籠；所以他故意將“鳥”“籠”兩字分開排成兩行。他的邏輯前提是：“鳥籠也不自由”，鳥籠的不自由是因為鳥的不自由；因為矛盾雙方是相互依存的，任何一方的缺席都會使另一方失去存在的依據。不自由的鳥總是要本能地爭取自由，於是阻礙它的鳥籠就成了它的死敵。如果我們拿鳥籠比成看守的話，他必須時刻警覺，日夜勞心費神，不敢開小差擅離崗位，這其實也是一種不自由的表現。反過來說，鳥籠的自由實際上取決於鳥的自由，鳥的不自由使鳥籠的自由成為一個偽命題。

這首詩寫於1973年3月17日，16年後的1989年4月27日，非馬先生寫了〈再看鳥籠〉：“打開／鳥籠的／門／讓鳥飛//走//把自由／還給／天／空”他何以要二賦鳥籠呢？他自己解釋說：前一首有局限，“因為把鳥關進鳥籠，涉及

的決不僅僅是鳥與鳥籠本身而已。”他的眼光超越了鳥與鳥籠這一對矛盾，而集中在了更為廣泛的天空。那是鳥得以飛翔的空間，沒有鳥的飛翔，天空可能是空的、虛的、死的；換句話說，也是不自由的，因為天空的自由是由鳥的自由來體現的。非馬先生晚年越來越關注地球、天空等環境理念，〈再看鳥籠〉一詩就是這種理念的實證。他是個科技工作者，但他對科技文明保持著警惕、反思甚至厭惡，對環境的被破壞和受污染現象進行了批判。如在〈汽車〉一詩中，他就詛咒式地把汽車比喻為“放蕩不羈的浪子”，而且一邊揮霍大地母親的心血一邊在她臉上死命地吻。

寫了這首〈再看〉，非馬似乎還不滿足，他的探索精神還在繼續。於是，1995年2月2日，他三賦“鳥籠”，寫了〈鳥籠與天空〉：“打開鳥籠的／門／讓鳥自由飛／出／又飛／入／鳥籠／從此成了／天空”。當鳥與鳥籠之間的矛盾關係徹底解除後，也即鳥取得自由之後，鳥籠也獲得了自由，它不必再擔心鳥的飛走，也不用日夜看守；這樣的鳥籠實際上已經沒有必要存在，或者說，你已感覺不到它的存在；正如你平日裡感覺不到天空的存在；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鳥籠成了天空，鳥可以隨時隨意地飛進飛出。大凡從事物理學或生物學方面的工作人員對事物都懷有濃厚的興趣。這種興趣有時體現為研究，有時體現為把玩；有時體現為自我投射的對象從而加以認同，有時體現為自我異化的源頭從而加以否認；詩人有時關注事物本身，有時又關注一事物與別事物的關係，直至事物存在的環境。也許正是因為非馬的核物理學家的身份使他寫了大量的詠物詩。而且，我覺得，他寫得最棒的就是這批詠物詩；它們言簡句短，意蘊豐厚，在“意”與“詞”之間有著高度的平衡關係和高速的互流關係；在那些意象上不僅反映出詩人反觀自身的思慮，也折射出人類的一些普遍境況。

如〈雞〉曰：“聞鬧鐘起舞//一只早起的／雞//在雞欄裡”筆者屬雞，所以

對文藝作品中關於雞這一意象的描述和象徵頗為敏感；當我讀這首詩時，我的心彷彿被鐘擺狠狠地擊打了一下。我也許懷著崇高的理想、堅定的信念，決心聞雞起舞，為達到目標而奮鬥；但就在我被自己的目標和行動而激動和激勵時，我發現自己仍然處在原来的生存境地，正如雞仍在雞欄裡。讀罷此詩，一種宿命的悲涼感襲遍了我的身心。

最後，我想說，非馬的寫作儘管在某些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帶有很大程度上的業餘性。他的智慧在創作中的應用是很隨意的，所以不免“小氣”，只能寫篇幅偏小的東西。另外，他對詩語始終不夠重視和敏感，有音而無韻，有節奏而無韻律；率真、質樸有餘而精緻、美妙不足。有時候語言要麼過於白，要麼過於少。好多詩意在言過其實和辭不達意之間尷尬地徘徊，“久久／不肯就位”。他是個靠靈感寫作的詩人；但靈感在得到妥善安置之前，是不肯就範的。隨著靈感的消退，他的晚年創作只見“言”、“辭”，而不見“意”、“實”了。我所說的業餘性跟職業基本無關，即它不是與職業相對立的概念。當今世界，極少有人純把詩當作職業，所以所謂的“職業”和“業餘”指的是創作的態度和方式。“態度”有兩層意思。一是創作時的心態，二是對創作本身的態度。非馬在這兩個方面都呈現出業餘性。這限制了他的詩的格局和高度，也導致了他越寫越濫、越濫越寫的詩晚景。

綜觀非馬的創作，我想還是用他自己的詩句來概括。〈從窗里看雪〉第3首說：“雪上的腳印／總是／越踩越／深／越踩越／不知所／云”。

附識：這是去年九月5日中國作家協會在北京為我召開的作品研討會中，幾位與會者提出的論文之一。我曾答應幫他們把這些論文推銷給海外的刊物。從下面的信件往來，可以看出我們對這篇文章裡的一些論點與看法並不盡相同。但我想這種對話與討論，多多少少會帶給評者、受評者以及讀者一點有趣及有

益的東西。

非馬，2002年5月16日於芝加哥

非馬老師：您好！由於前一段時間特別忙，又到外地參加學術會議，所以一直到今天才把關於您的創作的評論文章修改、整理出來。您那時在作協的會議室裡對我的直率和莽撞表現出了驚人的大度，使我看到了一位大詩人的風度，令我佩服得五體投地。文中肯定還有一些讓您不滿意的地方，請您務必加以指正。附寄我的一首詩〈明府花園〉（略），以示交流。祝秋安！

北塔，2001.11.8

北塔先生，你好！最近較忙，這兩天才有機會細讀大作〈從窗裡看雪〉。非常感謝你在百忙中抽空讀我的作品並寫成這篇洋洋灑灑的評文。你要我對文中不滿意的地方加以指正，這當然是你的謙虛與大度。但我一向認為，評論家有權對已發表的作品，根據個人的喜好與觀點做出批評，作家對此是無權也沒必要置喙的。所以對你文中的一些斷言，即使並不盡同意（可能因為篇幅的限制或其它原因，你沒在文中提出太令人信服或有力的例證），也都加以接納供日後的參考。只是有一兩個觀點，我想也許可提出來討論：1.你說我“所引的不過是李白的〈早發白帝城〉、范仲淹的〈岳陽樓記〉、崔顥的〈黃鶴樓〉等中學生都滾瓜爛熟的篇什。”這有什麼不對呢？難道非要引用一些艱澀生僻的詩詞來顯出自己博學嗎？如能指出我詩中的不足，或引用的不當，定會有較大的說服力。其實手邊不乏資料，真要引用以示高深，也不是什麼難事。2.你又說“當一個詩人要靠外在景物和歷史文本的刺激寫作時，他的作品多半會乏善可陳。”這也未免太過武斷。難道詩人該整天待在斗室裡或咖啡館中搜索枯腸或憑空幻想杜撰？我想，不管詩人從何處得到靈感，都無關緊要。重要的是作品本身，而不是作品的來源。我們不能說一個喜歡到野外寫生的畫家，他的作品一定比不上一個喜歡待在畫室裡作畫的

畫家。你以為是不？無論如何，我感謝你對拙作的興趣。希望能多聽到你的批評，也希望多讀到你的詩作。今天是美國的感恩節，就此祝你感恩節快樂！

非馬，2001.11.22

非馬老師：首先祝您節日快樂！從報上得知今年的感恩節由于受到911事件的影響，不是太熱鬧，不知您是如何過的？文人之間免去客套，對某些創作中的具體問題進行往復討論，是非常有意義的。我可能對詩太熱愛，所以也就不免苛求；我自從有意識地進行詩創作以來，一直在致力於詩的現代化建設，反對詩創作中的大眾化訴求；所以對大眾化標誌的中學程度有所警惕。我當然同意中學生所熟知的那些作品都是千古名篇，但我們在崇拜過去的輝煌的同時，還應該有所創新；對大家所滾瓜爛熟的東西，何必再來滾一次呢？我說“當一個詩人要靠外在景物和歷史文本的刺激寫作時，他的作品多半會乏善可陳。”這話時有點需要說明，一，我并非全面否定外在景物和歷史文本，我自己的創作中也有這種傾向，但有的詩人的靈感“主要”來自外在景物和歷史文本，就有問題了。其實，您在成熟期的好多作品都是直接取材於現實的，所以特別有味道，特別能引起人的同情；你後來的作品否定了前面的，而且否定了前面的優良素質。二，請注意我用了“多半”，這本身就是一個比較溫和的說法。所以，我覺得自己并不武斷。現代詩可能是比古典詩更加主觀的，它更多地處理我們內心的一些微妙的變動；但是，誰的心靈能一直保持旺盛的活力和積極的衝動呢？我們都要經歷客觀化的過程，對於一位老詩人來說，如何在客觀化的過程中保持主觀的質地，是一個棘手而急迫的問題。您前期那些好詩都在主客觀之間保持著平衡，但後期的作品隨著客觀感的加劇，主觀因素迅速潰敗。我強調的是那種平衡的減弱乃至消失，這是非常值得惋惜和深思的。以上謬見供您指正。祝好！

北塔，2001.11.23

北塔先生：感恩節在美國是個團聚的日子，相當於我們的舊曆年。每年這時候是航空公司最忙碌的日子，但今年許多人寧可搭乘火車，公路車或自己開車。我家兩個兒子都在芝加哥附近工作，所以不必遠行。二（洋）媳婦喜歡做飯，火雞烤得相當可口，今年的天氣又特別暖和，全家過了一個溫暖的節日。我對詩大眾化的問題不像你那麼敏感或反感。一件好的藝術品，它的藝術性不會因為有廣大的觀眾喜愛而有所傷損。同樣地，一首好詩該有好幾個層次，讓不同背景不同修養不同口味的觀眾或讀者去各取所需。你也許注意到，除非必要，我在詩中很少使用艱深怪僻的字眼。只要不因此犧牲詩意，我想詩人沒有必要刻意去迴避大眾化。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讀者對象的問題。我的讀者有許多是在美國及東南亞，他們對那些引詩並不像在國內那樣熟悉得滾瓜爛熟。當然，我在寫作時很少考慮到讀者的問題。我同意你說的很少人能一直保持旺盛的活力和積極的衝動。在這方面，我相信自己至少比台灣（且不去說大陸）許多“老”詩人要“年輕”得多。今天剛好讀到一篇這方面的文章。1905年一位加拿大的醫生建議所有超過60歲的人停止工作。他的理由是，歷史上超過40歲以上的人在科學、藝術及文學上的成就總和幾乎等於零，雖然也許我們會因此錯失一些個別的偉大成就。他說幾乎所有有活力及動人的作品都是在25至40歲之間完成的。依你的評斷，我開始走下坡的年齡比它還要晚個15年呢！一笑。祝秋安

非馬，2001.11.25

編者按：這篇文章及來往信件由非馬先生經電郵傳來，原文不分段，所引詩作亦不分行、分段，為方便讀者閱讀，編者在文中適當處分段，並查照原詩分行、分段。另因本刊反對“詩歌”這一不當名詞，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向來皆刪去多餘的“歌”而僅餘正確的“詩”。這裡也不例外！

要求詩人既機智又敏銳似乎與要求詩人寫詩，既要“一詩千改始心安”，復又“吟罷一個字，撚斷數根鬚”等等期許相違背。前者似乎是要詩人反應快速，出口成章，後者卻又要求慢工才能熬出細活。難道兩者真的是不相容的麼？其實我倒認為這兩者是相輔相成的。前者是由於後者的積累，有多深的功夫，才有多快的反應。後者是前者的後援，惟有費心費力的下苦功，才能讓前者得心應手。就以曹植的〈七步詩〉為例，七步之內就能吟成一首詩打消兄弟相殘的意圖，化險為夷，不能不說曹植實在反應快速機敏。但是曹植本乃公子哥兒，宮庭之內那裡見過“煮豆燃箕”這種只有農家才有的尋常景象？但是僅僅只走七步，便在他詩中出現了。這種從腦內提取出的相應適切意象，如無平日多重吸收，多看，多聽，多閱讀的間接經驗攝取，那裡會令深宮太子的曹植那麼快的唾手可得？可見曹植平常是個肯用心用功的人，隨時在腦內貯存可用的詩材，那怕是“煮豆燃箕”這種尋常物事。

古代詩人由於多是十年寒窗苦讀出身，腹中積學深厚，人生經驗也豐富，所以大多才思敏捷；加之平時吟詩作對，即席賦詩的機會多，能言善對和出口成章乃平常事，像初唐的王勃，宋朝的晏殊、蘇東坡，明代的解縉都是才高智絕，文妙筆快，對答如流的名嘴型詩人，他們都有很多表現機敏的軼事。號稱六一居士的宋朝詩人歐陽修，平時作文非常謹慎細心，真是一詩千改，必定要達完美境地始肯罷休。但他也是反應快速，沉著不動聲色的詩人。

歐陽修早年家貧未仕之時，常常背著行囊四處求生計，一日日暮行至一城下，城門已閉，僅留一老者在城上把守。歐陽修拱手請求老者放他進城。老兵盤問他的底細，問他這麼晚

進城幹什麼？歐陽修答稱：“我乃讀書人，遠道而來，要進城投宿。”老者一聽是讀書人，便有意考問他的根底，說要出一對聯，如果答得上，便開門讓他進城，對不出便只好明日請早。接著就說：

開關早，開關遲，放過客過關

歐陽修一聽原來這老人出的是個關聯格的對子，也沒遲疑便答話說：

“出對子容易，對對子難呵，請先生先對吧！”老者一聽便大聲說：“我是要你對對的，不是聽你抱怨。”歐陽修笑著說：“學生已經對過了。”老者一想歐陽修的話，恍然大悟，馬上下來打開城門讓歐陽修進城。原來歐陽修的話組成對子便是：

出對易，對對難，請先生先對

古代詩人才思敏捷，可以有隨時被挑戰的機會。現代詩人寫的詩既無格律，也無聲韻，更不作興吟詩作對，即使真有滿腹詩書，便給的口才，靈巧的反應，也秀不出來。這是現代詩人的遺憾。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保證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由兩位《新大陸》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US \$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的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可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信以下地址聯繫：

New World Poetry
329 S. La Paloma, Alhambra,
CA 91801, USA
E-mail: tchanw@yahoo.com

(續上期)

從80年代後期到90年代，面對頻臨失衡的生態和日趨惡化的環境，搦管為生態環境詩的詩人日漸多了起來，除了非馬、李敏勇、李昌憲等一批生態環境詩的開拓者繼續鼓與呼以外，一些知名詩人紛紛發表了一些上佳之作。比較具代表性的有台灣洛夫的〈灰面鷲〉、高準的〈哀鯨魚〉、李魁賢的〈山海經〉、羅門的〈摩托車〉、蓉子的〈我們的城不再飛花〉、黃智溶的〈我把一條河給弄丟了〉、利玉芳的〈屏鵝公路的秋天〉、簡政珍的〈荊〉、劉克襄的〈觀鳥小記〉、〈希望〉、白靈的〈庭院〉、焦桐的〈核能進行曲〉、陳斐雯的〈地球花園〉、〈養鳥須知〉、〈帶你們離家出走〉、舒暢的〈明日之可能〉、許悔之的〈我們神秘的悲傷〉、吳明興的〈預言〉、麥穗的〈森林浩劫〉、汪洋萍的〈大地在哭泣〉、台客的〈聞海豚撞牆自殺有感〉、香港夢如的〈走向預言〉、藍海文的〈動物園看鷹〉、澳門高戈的〈天鵝之死〉、陶里的〈失調的冬韻〉、新加坡張熾的〈夏日殺手〉、淡瑩的〈戰疆〉、康靜城的〈三支煙囪的沉默〉、芊華的〈不凋的夢〉、方然的〈再造青澗的美景〉、林錦的〈訣別永遠的藍天和青草地〉、馬來西亞田思的〈地球是一只大海豹〉、〈豚殤〉、〈紅樹林哀歌〉、禿橡的〈樹化〉、周錦聰的〈有誰聽見河川在嗚咽〉、泰國陳丹雁的〈遺憾清明〉、菲律賓和權的〈找不到花〉、日本田原的〈島，籠罩著一層憂傷的霧〉、〈城市〉、〈窗外隨想〉、美國懷宗的〈聖嬰〉、沈致遠的〈母親河〉等等（因資料不詳，難免有遺珠之憾）。這些作品，從不同的著眼點、不同的層面，以風格各異的表現手法，揭示了地球的生態危機和環境問題，表現了對生態平衡與環境保護的嚴重關切和深遠思考。

灰面鷲是一種候鳥，每年秋天即成群飛到台灣中南部過冬，與其它珍稀鳥類一樣，不免遭到貪婪之徒的捕殺。洛夫的〈灰面鷲〉採取擬人化的表現手法、意象紛呈地揭露了這一暴行：“我們的臉竟然如此重要／世界／因它而灰／更重要的是／這幅臉有時被解讀為／死亡的符號／一種晰蜴裸屍的冷漠／我們從很遠的家園飛來／在此棲息。驟然聽到樹林中／獵槍醒鼻涕的聲音／我們的顏面／便頓時灰了起來／而變黑，是在子彈穿過肌膚／將我們領到一個不知名的幽境之後／羽翼的孤寂／從此傳染給每一次飛翔／故鄉，只是秋風中／一聲聽不清楚的呼喚／過客。過客。過客。／被瞄準，被誘捕／被視為‘非我族類’的過客／槍聲乍響／便全身萎頓如泥／如一首沒有骨頭的詩／在城市中我們使自己日趨腐敗／老去是其方法之一／期待明日的風景／將如何如何璀璨勢必是另一種徒勞／對泥土的癡戀／則是我們由卑微中提升的信念／我們從不革他人之命／也不做自己的浮士德／我們不想顛覆高空的過雁與寒蟬／也不願墮落／為一雙在路旁破口罵人的棄鞋／寒風中／我們只用一隻腳／便穩住了／地球的搖晃／剩下的力氣就只能做一件事：／以小小的死／陳述／小小／的愛”。

台灣後現代派代表人物之一黃智溶的〈我把一條河給弄丟了〉則採取疑問式和辯證回環式的手法，將一條河是如何消失的這個看來似是而非的問題拋給這個各據其理的社會去思量：“相對於一個巨大的人體，失去一條河，不過切斷了一條細細的微血管，手術後，只留下一條小小的疤痕。A、那當然是我的錯／我不該離開那條河／足足有十年之久／直到我回去時／那條河 已經／消失了／B、其實是地圖的錯／是繪圖者一時疏忽／把一條綠洲的動脈／無端地／抹掉了／我的河 才傷心地／從原野上／消失了／C、是河自己要走的／或許是 我的河／等候我太久了／才絕望地／離開了／D、其實誰都沒有錯／其實／我也沒有錯／河也沒有錯／推土機也沒有錯／是童年／把我記錯”。

利玉芳的〈屏鵝公路的秋天〉則針對現代社會以破壞為革新、以瘋狂為時尚的文明病癥進行了痛心疾首的嚴厲批判，表達了對生態遭到嚴重破壞的憂思：“患輕微職業病的／怪手／遵照醫師開的藥方／大口大口地吃掉故鄉的千株翠柳／吞服南國的萬點熱情／不剩一片椰影／不幸我的愛人／也在這個早來的秋天裡／著魔似的剝光了衣裳／在瀝青延伸的屏鵝風景／狂奔／強調赤裸裸地生活的趣味／是誰 使他罹患了文明白痴／猥褻了故鄉的泥土／誰來為我的南國／把脈”。

簡政珍雖然對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也有切齒之恨，但卻不用痛訴之詞予以抨擊，而是採取反諷的表現手法，以一柄鋒利的解剖刀作冷峻的揭剝，其詩〈荊〉即是如此：“到了這個季節／又該剃頭了／看看滿地的落髮／想起多年前還俗的事／頭上匯集的紅塵／可供環保局／作為化驗人世的標準／累積的頭垢／可以刮下／供十大建設填土／至于這光禿禿的腦袋／每天用酸雨潑洗／就可以／阿彌陀佛”。

焦桐的〈核能進行曲〉以頌歌的形式，將反諷的表現手法運用得更加淋漓盡致，對只要經濟發展、不管核污染的現實進行了有力的嘲弄，令人反思：“今年的春天酸雨霏霏，／霏霏的酸雨安慰飄灰的台北；／沿著曲折溫柔的海岸線，／第四座核能電廠在掌聲中興建，／為了呼吸永遠的核子香味，／生態學家請不必傷悲也不要流淚，台灣經濟要再度起飛。／我們為此舉杯我們歌唱……／在五色魚群淺泳的家鄉，／熱廢水擁抱著陽光海岸；／在野雁猜怯的湖旁，／沐浴新鮮的輻射；／在森林昏睡的地方，／還有能源神話哄騙你成長，／最後的魚蝦在徘徊。／我們來到興建的核能電廠祝禱，／襟前佩戴塑膠白薔薇，／像青草爬上墳堆，我們／行過雲朵打盹的水湄，／爬上核子廢料山，／晚風氤氳吹，／反應爐快快轉，鼓號手到前面去領隊，／踏著瘋狂的步伐我們歡呼：／核能萬歲！／天蒼蒼，地茫茫，／我們舉杯站在除役的核能墳場，／輻射

的芬芳在暮色中蕩漾，／來，再乾一杯，今天／我們不醉不歸，／這一杯祝大家多壽多福，／直到齒牙動搖，鬢髮飛霜，／願台灣和台灣的子子孫孫／全部健康。呃，全部健康。”

陳斐雯的《養鳥須知》採取了虛實相結合的表現手法，以柔和的語調、內斂的鋒芒，對關養鳥類的行為進行了批評，並闡明了將鳥統統養在天空裡的生態理念和鳥的自由與人類自由的辯證關係：“常常看見你／在鳥店徘徊留連／終日素描一只籠中的畫眉／所以猜想你喜歡鳥／我也喜歡，不過／比你貪心一點／總共擁有幾萬幾千幾百零幾只／統統養在天空裡／從來不必擔心／誰會遠走高飛／我請大風陪它們賽跑／如果累了便躺在雲上喘口氣／如果吃膩了春天的食物／夏天自然會有新奇的菜單／夜晚如果困倦／每棵樹都可以高枕安眠／我一點也不擔心／如果真的十分想念／一抬頭便能相見／在鳥店徘徊留連／看見你買下那只畫眉／提籠悠悠散步離去／遺落在地上的素描簿裡／畫的竟是自己／所以我說你喜歡鳥／我也是／只是比你貪心一點點／總共也才幾億幾萬幾千幾百零幾只／養在天空裡／養在雨後的電線桿上／養在陽光午睡的草坪／養在你正提籠散步的小公園”。

許悔之的〈我們神秘的悲傷〉則以清麗靈動的意象表現了台灣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兩大問題，以及對此問題的憂患意識與無力感：“錯過了風信子、水仙、鳶尾／和丁香的花期，我們遙遙跟在／夏天的後頭。最後一只台灣黑熊／逃亡在高海拔的森林之中／悶苦的吼聲震破了飛鼠的耳膜／那神秘的悲傷，他伸出十指／彈出了甜蜜的變奏／你去過北港溪嗎？我的家鄉／那一條被嚴重污染的彩虹／常常在黑夜之中無聲的淌流／像一個不可避免生而病弱的／女人眼看著園裡的薔薇枯死一百朵／除了等待那神秘的悲傷張開口／我們什麼，什麼也不想說”。

生態環境詩經過不到半個世紀的探索和實踐已日臻成熟，其作品明顯地少了一些生態狀況的詮釋與環境污染的羅列

以及原始情緒的宣泄，多了一些藝術觸角的伸展與理性思考的發掘。一些精短、凝煉之作，常常給人以明目醒腦的頓悟。如：

羅門的〈摩托車〉：“從20世紀手中／揮過來的一根皮鞭／狠狠的鞭在都市／撒野的腿上／一條條鞭痕／是田園死去的樹根／乾掉的河”。

劉克襄的〈希望〉：“終有一年春天／我們的子孫會讀到／頭條新聞如下：／冬候鳥小水鴨要北返了／經過淡水河邊的車輛／禁鳴喇叭”。

懷宗的〈春江〉：“一場雨／長江／動情了／躁動 渾黃／往日的淡青呢／寧靜呢／機動船也躁動了／突突地不安呢／一場雨／長江／攜春而去”。

沈致遠的〈母親河〉：“頂著重山濯濯的光頭／喝著五顏六色的污水／茫茫九派／去路越來越窄……／母親河／發威了／教訓一下不肖子孫／……不想傷害／是恨鐵不成鋼啊”。

非馬的〈汽車〉：“放蕩不羈的浪子／一邊揮霍／大地母親的／心血／一邊在她臉上／死命地／吻”；〈聖嬰現象〉：“莫非連上帝／也厭倦于／這日復一日的／單調／竟玩起／顛覆解構的／後現代把戲來了／信手輕輕一撥／安安穩穩的搖籃／便翻天覆地哇哇驚叫”；〈煙囪〉：“被蹂躪得憔悴不堪的天空下／縱慾過度的大地／卻仍這般雄赳赳／威而剛”。

在90年代末期，有一首生態環境詩在中國大陸產生了廣泛的影響，這首詩就是日本當代著名詩人谷川俊太郎的〈小鳥在天空消失的日子〉。這首詩經由旅日詩人田原譯成中文，發表于《世界文學》1999年第二期，先後被《讀者》和《詩刊》轉載。這首語言平實而內蘊深邃的詩是這樣寫的：“野獸在森林消失的日子／森林寂靜無語 屏住呼吸／野獸在森林消失的日子／人還在鋪路／魚在大海消失的日子／大海洶湧的波濤是枉然的呻吟／魚在大海消失的日子／人還在修建港口／孩子在大街上消失的日子／大街變得更熱鬧／孩子在大街上消失的日子／人還在建造公園／自己在人

群中消失的日子／人彼此變得十分相似／自己在人群中消失的日子／人還在繼續相信未來／小鳥在天空消失的日子／天空在靜靜地湧淌淚水／小鳥在天空消失的日子／人還在無知地繼續歌唱”。這首詩之所以能引起眾多的共鳴，在于其類似嘆語的沉吟中飽含著對生態環境現狀的憂思和對人類的處境與未來深切的關懷以及喚醒人類生態環境意識的企圖。鋪路、修建港口、建造公園等等這些為人類謀福祉的活動本沒有錯，但是，如果為了人類的現實利益而置生態環境于不顧，甚至以犧牲未來的發展和子孫後代的生存條件為代價，那就另當別論了。如果人類繼續漠視小鳥的消失，那麼不久的將來，“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就會成為人類命運的識語。

三、生態環境詩的現狀與前景

1、生態環境詩的現狀

同其它體裁生態環境文學作品的影響面與影響力相比，生態環境詩總的來說只是一些綠色的萌芽，還有待于更多的澆灌與扶持。

到目前為止，台灣的劉克襄和李昌憲先後出版了生態環境詩的專集；在大陸，1998年與1999年先後出版了生態環境詩的個人專集《楚人憂天》和選集《地球村的詩報告——台港澳暨海外華人生態環境詩選》，填補了大陸在這一領域的空白。1999年10-12月，詩刊社和湖北節能環保公司聯合舉辦了“綠色地球杯”生態環境詩大賽，並在《詩刊》2000年第七期發表了查干、曉帆（香港）、魯文詠等詩人的獲獎作品專輯，為生態環境詩的倡導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2001年，中國人口文化獎組織委員會將第九屆中國人口文化獎詩歌類一等獎授予了拙著《楚人憂天》，而且將“有利于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和可持續發展”作為中國人口文化獎的首要評判標準，表明了大陸對生態環境詩的肯定和重視。

但是，這種重視還不是普遍的、足夠的重視。中國環境文學研究會每兩年編選出版一輯的《碧藍綠文叢》自1997年

以來已出版了三輯，基本上囊括了有關生態環境的報告文學、小說和散文佳作，卻沒有收錄生態環境詩，這既是《碧藍綠文叢》的一大缺憾，也是生態環境詩的不幸。因此，有必要抓緊對生態環境詩進行系統的搜集整理。

2、生態環境詩的誤區

現代化的危機正以其誘人的姿態和無以復加的危險洶湧而來，現代化已日益成為世界各國歷史道路的唯一選擇。然而，從生態學和環境學的角度來說，人類的希望只有一種選擇，那就是不能將地球作為一個取之不盡的供貨倉庫和任意棄置的垃圾堆場；人類必須要認識到地球生態的不可改良，陽光、空氣、水和土壤以及微生物和動植物與人類是相互依存的一個生命體系，人類必須堅持的是“活著並讓其它生命也活著”的原則。

從這個意義上講，生態環境詩就不能是一味地揭露和批判，而是要站在哲學的高度和倫理的角度，以人為本，博古通今，融外匯中，構築以現代意識為主體的人文生態環境意識。只有這樣，生態環境詩才能真正發揮其維護生態平衡和保護生存環境的教化作用。

3、生態環境詩的前景

生態環境詩的興起與發展表明，生態環境詩具有其獨特的文學價值和社會價值，也是有生命力的。盡管其在重大題材的表現方面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從社會意義上講，它與其它體裁的生態環境文學作品一樣具有積極的作用。

博爾赫斯在其《永恆史》中指出：“宇宙需要永恆……因此，他們說，保護這個世界就是永恆的創造。‘保護’和‘創造’兩個詞在我們這裡概念十分混亂，而在天堂，它們是同義詞。”在人類與生態環境尚未達到協調發展的情況下，“保護”和“創造”在地球上難得一時變成同義詞的。因此，生態環境詩在促進人類提高生態平衡意識和環境保護意識方面，負有長遠的使命。

2002年2月5-7日

編輯筆記

●上期我們談到翻譯的重要，而批評也是詩刊不可或缺的一環。不過近年來各地的華文現代詩批評，多是互相吹捧、不著邊際的東西，鮮有嚴謹持平、揭過顯非之論。本期北塔先生的〈從窗裡看雪〉以一個後輩的身份，非常直率的指出前輩詩人非馬先生近期詩作的缺點，而非馬亦不以為忤，將此稿件連同他與北塔的來往信件數封轉來給本刊發表。姑勿論北塔文中的觀點有多少是非馬和我們讀者認同或不認同的，但由此可以看到他們對詩和評論的態度都非常認真和難能可貴，值得推廣。

●本期稿擠，許多佳作將留待下期才能發表。又本刊積壓稿件太多，希望大家來稿能先自我篩選，挑最好的作品，不要將選稿的責任完全交給編輯而大量寄來（尤其是通過電郵方式者），造成刊物厭食和消化不良的嚴重後果！

●感謝詩人劉川和林忠成代組的《1975年以後中國大陸的後現代詩介紹IV》及《廣東詩人作品輯》。前者已經是數期的延續，組稿者劉川亦說明這是短期內最後的一輯，但由於反應良好，我們希望不久的將來能繼續為讀者介紹；後者的同名詩輯，我們以前也介紹過數次，只是作者層面不同。下期再推出劉川代組的《遼寧詩人專輯》。我們並歡迎世界各地的詩友能自發性為《新大陸》組織有當地特色的華文現代詩特輯，以促進詩藝交流，有意者請先來函編輯部聯繫。

●我們早前在網路上推出的《新大陸詩論壇》提供了廣大的張貼空間，歡迎大家瀏覽、投稿！但希望在印刷本上發表的稿件，仍請直接寄到我們的電子信箱和編輯部地址。

詩訊

●詩人非馬6月中赴海南島參加當地為他舉辦的作品研討會，會後沿海南東線到各地遊覽，並到湘西鳳凰與畫家黃永玉共度端午。

●本刊同仁詩人榮惠倫偕家人於七月末到洛城旅遊，逗留期間曾與此間詩友歡聚。

●詩人仲秋一家將於八月初自台北移居洛杉磯。

●西雅圖詩人千瀑的詩文合集《三釘記》經於七月由本刊出版發行。另紐約詩人張耳詩集《水字》亦將於八月份由本刊出版。有意訂購者請來函本刊聯繫。

●香港詩人冬夢的兩部詩集《牆聲》、《十根手指咬出一種痛》今年夏季經已在香港正式出版。

●澳洲墨爾本《原鄉》雜誌最近出版了一本包括71位中國詩人124首詩的英譯本《In Your Face: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in English Translation》，由詩人歐陽昱編譯。

●話語論壇、詩在中國網、澳洲大洋論壇聯合在網上舉辦6月詩賽，由三家論壇評選，優秀作品並製成電子書。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疆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已出版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已出版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已出版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已出版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22 聽雁扣舷集	詩集	周正光	已出版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 陶	已出版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 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 耳	編輯中	\$8.00

☆另代訂購：非馬詩集：《微雕世界》及《Autumn Windows》；黃伯飛《抒情短詩精選》。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郵費\$2.00，國外\$4.50。寄：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目

錄

No.71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封底裡	
詩創作		
魯鳴	紅色的大雁／空山谷	1
程小蓓	獄中讀書	1
紀弦	尤勃連納	2
遠方	春有題夏無題	2
黃伯飛	洗禮	3
秦松	夕暮等四首	3
井蛙	阿彌陀佛	3
秀陶	甬道 外二章	4
向雋	一本書寄來／版畫展	4
向明	除草劑／虎籠	5
李雲楓	散落	5
揚子	向日葵	5
非馬	花市／電視戰爭	6
黃河浪	河畔觀魚／佛寺喂鳥	6
李斐	請別給我打電話	6
陳銘華	賦別／玉／遺言	7
夏野	孤島三色變奏	7
石城	一隻螞蟻	7
臧棣	細浪	8
藍亭	靜候	8
馬蘭	輕功	8
冬夢	詩的世界擴張你我同聲的呼吸	9
藍兮	童詩 二首	9
杜風人	焚詩	9
雷默	離唐朝1200年 二首	10
葉芳	象鼻山	10
蔡克霖	那個年代 二首	10
黃奇峰	香港1967／暮色	11
榮惠倫	六月四帙	11
林忠成	一首詩惹起的／迷惑／遊戲	20
施漢威	雨	20
雲亮	麻雀	21
呂建春	哭聲呼叫九一一	21
張子清	小外孫抓週	21

1970年以後中國大陸的後現代化詩介紹 IV

喜婭	愛清潔的女人	12
新鮮蟲子	小強日記	12

土豆	少年犯	12
張稀稀	在黃昏	12
阿絲	睡／唱歌	13
游離	玻璃房子	13
簡單	胡美麗的感覺／東方紅	13
陳遠	關於一次愛的描述	14
陳舊	水中的月亮	14
曾偉國	光頭的聯想之一／之二	15
歐亞	親人 四首	15

廣東詩人作品輯

劉春	生活	16
大蟲	後現代主義“瀉作”	16
凡斯	誰說凡斯無大志	17
楊克	朝陽的一面向著你	17
宋曉賢	偉人逝世	17
水玉	和平消息／鬼話	18
老刀	清潔工／羊	18
安石榴	二月（或出生）／五月榴花	18
潘漠子	骨架	19
謝湘南	繼承	19
吳幼明	1996的人們 二首	19
魏克	一場隱秘的行走	19
黃禮孩	勞動者／老啄木鳥	20

譯詩

秀陶	杜伊諾哀歌⑦／里爾克	22
桑克	弗蘭克·奧哈拉詩兩首	23
張耳	Timothy Lee詩兩首	23
張明迪	鄭建青英詩漢譯	24

評介

龍彼德	沉潛與超越：洛夫新論	25
冬夢	風飛過牆	28
劉耀中	他們的詩不會死亡	28
北塔	從窗裡看雪	29
向明	詩人須機敏	32
江天	關於生態環境詩（下）	32

詩訊

詩訊	封底裡
封面	Significant Century#54／趙渭涼

顧問：

紀弦	（三藩市）
非馬	（芝加哥）
秦松	（紐約）
秀陶	（洛杉磯）
鄭愁予	（康州）
葉維廉	（加州）
楊牧	（台灣）
張錯	（洛杉磯）
黃伯飛	（洛杉磯）
羅青	（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文
遠方

名譽編委：

何啓良（聖荷西）
李雄風（洛杉磯）
榮惠倫（芝加哥）
馬炳威（香